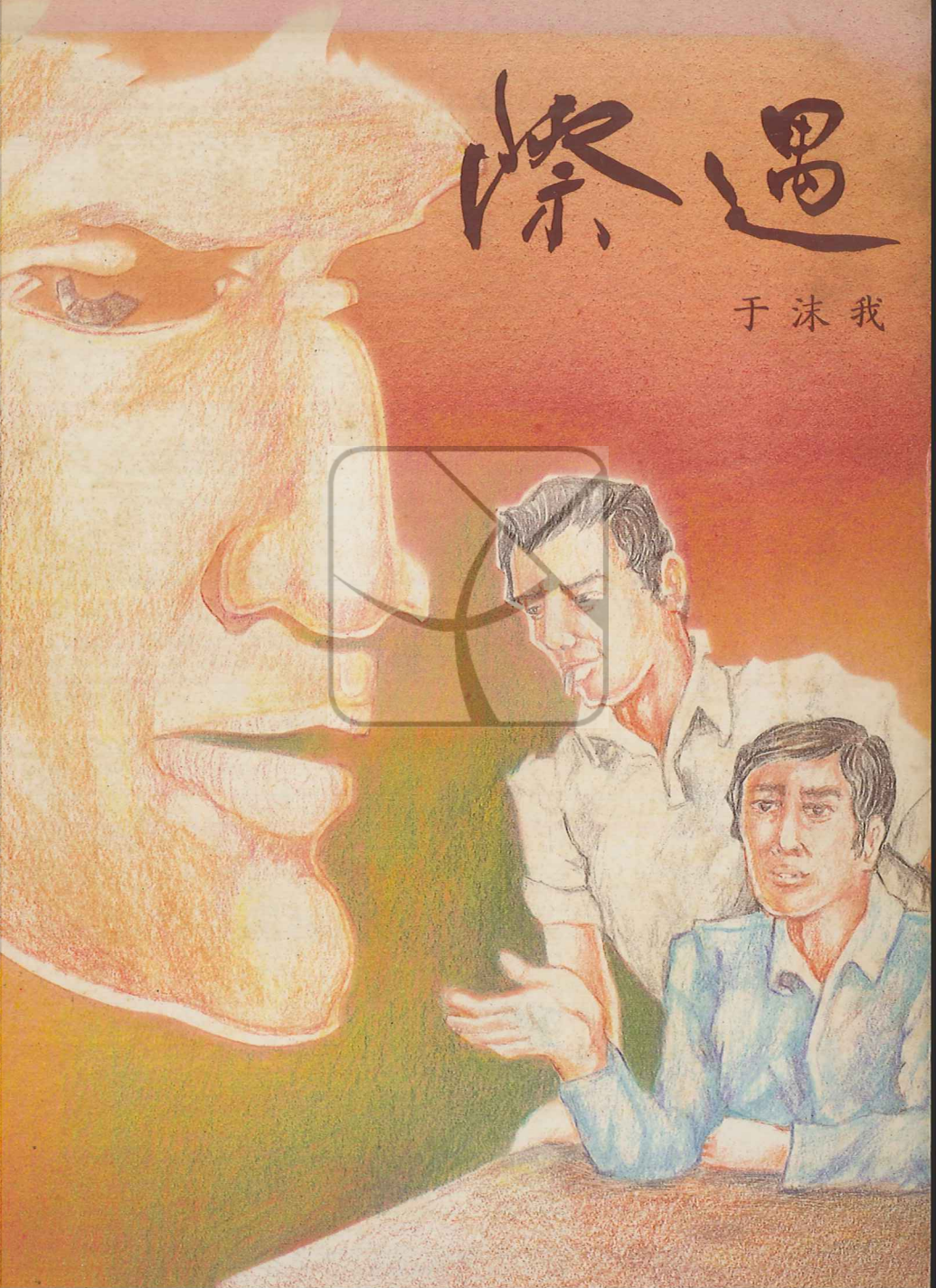


于沫我 短篇小說選集之九

際遇

于沫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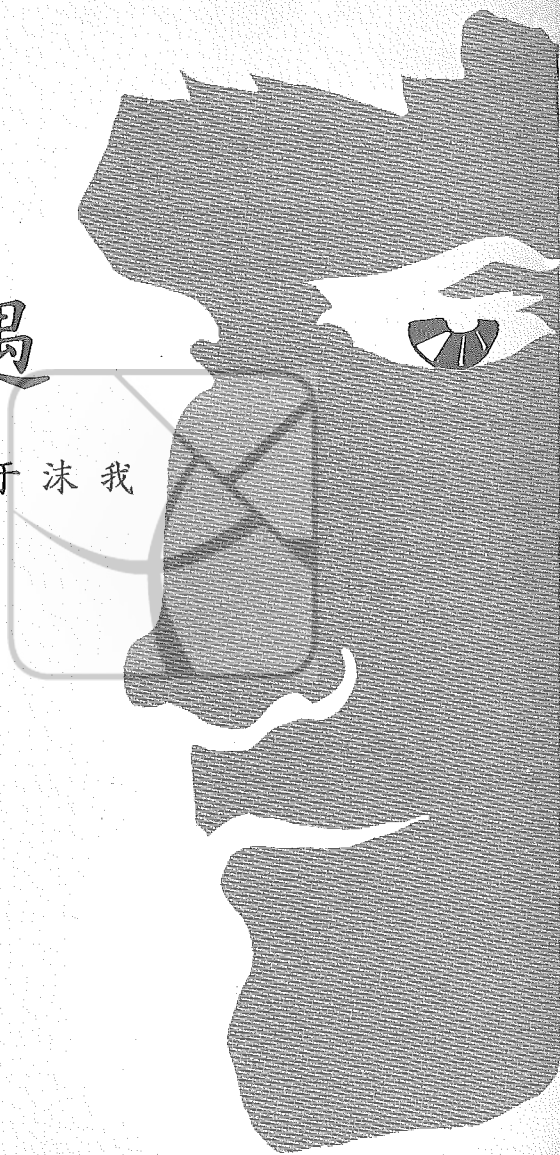


洪天賜教授捐贈

于沫我短篇小說選集之九

際遇

于沫我



勝利書局

SHING LEE BOOK STORE

18 Pasir Panjang Road # 08-09 PSA Multi-storey Complex
Singapore 0511. Tel: 2722372

79 Toa Payoh Central # 01-79 Singapore 1231. Tel: 2536467

22 Havelock Road # 01-705 Singapore 0316. Tel: 2725822

Cable: SHINGBOOK

Telex: RS 39255 BAI

© SHING LEE BOOK STORE

凡未經本版權持有人同意，不得翻印、
儲藏本書之任何部份於可重現系統或以任何
方法及形式如電子、機械、影印、錄音等傳
播任何部份。

插圖：林錫忠

ISBN 9971 66 120 9

目 錄

弁 言.....	IV
老前輩.....	1
覺 覺.....	9
際 遇.....	18
巴剎女人話.....	32
偷.....	42
小人物大事記.....	52
無名氏家譜索引.....	62
安哥和長袖峇迪襯衣.....	74
雲深不知處.....	87

弁 言

搞文藝從功利主義着眼，據說，時下最吃香的是寫小說。這說法我就不祇一次的聽過，也打從新聞磚讀過，大意都指出小說書是目前市面最暢銷的。這，由於我是個笨拙的文藝工作者，多少年來所寫的都是短篇小說這門小技，出版單行本的包括去年印行的「選集」已有九本了。其間是否如「世說紛紜」的列入暢銷的書，那我可沒跟出版商聯絡過，實情不得而知。然，我始終認為不是為功利而搞文藝，我祇知工作又工作，誠如我在「名望」那本集子的「代序」里說「我寫短篇小說認定是謀生以外的一份業餘工作，始終有一股傻勁，時刻願追隨文藝大夥兒向前走的，縱使走得像以往的日子里所走過的彎彎曲曲冤枉路，或者愈走愈遠遠落在人後，我還是我，不會怯，不會臉紅，一樣的向前走……。」

然而，去年間印行「選集」之後，得到各方面對我鞭策的話可不少。類似那些見仁見智的話，正如我一路來搞文藝的態度一樣，祇有俯首貼耳的聽從，做到「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而從不發一言的。不過，我學寫小說開始時，我祇知道小說的寫法有所謂「寫實主義」的、「新寫實主義」的「浪漫主義」的「自然主義」的……我自己不懂得屬於哪一種寫法，祇有聽人家話的份兒，未常強出頭自辯。可是，這年頭兒，耳朵聽話也不知該從哪里聽起。可不是麼，這年頭兒多的是「推理小說」、「新聞小說」、「小小說」、「極短篇小說」……等等，往下去會不會有「小小說的小小說」的名堂，那就非我所能推論的了，而在我所想像得到的，蒲松齡寫的「聊齋誌異」，可說是古典的極短篇小說，短到一篇三幾十個字的，然這三幾十個字是高級的文言文，如繙成語體文可就不算「極」短的了。課本里讀到「種梨」那篇繙成語體文和譯成英文，大概算是短篇小說的了。

就這樣，對我鞭策的話，有些鼓勵我跟時代走，那就是叫我改行寫甚麼推理小說之類新小說，說是不難冒出頭的。我是個笨拙的文藝工作者，自認沒本能跟得上這一步，除了感謝鞭策我的好話之外，我便覺得趕在時代前途的，未必會站得穩腳步。就拿第八藝術的電影來說吧，早些時最熱門的「梁山伯與祝英台」、「劉三姐」、「蘇六娘」、「包青天」……「火燒摩天樓」、「大白鯊」、「百萬富翁」……都是風靡市民的，甚至習見的衣著也給這些齣頭的電影人像做到「繪影」的樣相，街頭巷尾也有吊起嗓子「繪聲」的，然而，曾幾何時就給日子沖淡過去，漸漸的消聲匿跡了，反之，古今中外不少「可讀性」（不一定是名著）的書，千百年來還有它的忠實讀者，讀者所讀的不是趕上時代前途的書，眼睛是雪亮的。

另一種鞭策我的好意，是說我的筆尖不要老是在小市民身上打主意。這是語重心長的說法，使我很感動的。不過，我確是千千萬萬個小市民中的一介小民，是祇曉執筆的小小市民，沒有拿過槍桿去衝鋒陷陣，甚至操刀殺雞也缺少了手力和勇氣。這麼着，焉得不是寫來寫去寫小市民生活，外行的事物不熟習，寫不出就寫不出。比如說，叫曹雪芹寫「水滸」、叫施耐菴寫「紅樓夢」、叫羅貫中寫「西遊記」、叫吳承恩寫「三國演義」……會寫成名著？這點，我不是跟名作家寫名著的意境相比，我祇比做外行人不能強充內行去寫行中人的事物，以證明我自己至少在目前無心無力寫小市民以外的事，是無可諱飾的。祇不過我不大同意指說我寫的小市民生活，不會有多大社會意識和時代意義的看法，然我仍不願置辯，惟有等待時間作論斷和見證，尤其是魯迅先生說過的「吃飯、拉矢……」都與政治有關的話，深深的埋在我的潛意識里的。

此外，我也聽過不是單獨指教我的话，話是想要寫出好的作品來，事前必需埋頭讀一百幾十本「可讀性」（不是單指名著）的書。這頓話真够唬人！如有這種可能，敢請說這頓話的以身作則給人示範。這，恐怕讀不上三幾本書便消失了寫作的「靈感」，何況，這樣的作急時抱佛脚的讀書

，一定會弄到患得患失，不曉得怎樣寫起來才對。我曾懷疑有這樣「填鴨式」（假設）的教法，那個人准是習優生學的，以為填飽應有的營養，他日養出的孩子定成大器。事實上，「未有學養子而後嫁」的。做媽媽的應如是說。文藝創作亦應如是說。說是經驗呀學識，以及日常的生活知識，是經年累月積纍得來的，得來的不算少，下筆時運用便有神了，可以寫出作品來了，何須臨渴掘井去捧讀一百幾十本書，這會成書呆子抑成作家？我存疑，我不會苟同。

話到這裡，也不得不一提「老生常談」的，那是所謂這裡的文藝作品，比不上甲地，也跟不上乙地的。誠然，我們文藝工作者不應自滿，也不怕幼稚。但要知道這些所謂對比的對比，憑甚麼尺度去衡量，也該有疑問的。可不是嗎，別的地方有它的特產和特色，水準也高；但我們怎可動不動自行示弱，應該說是特產的特色也不錯呀，好像果王榴槤，果后山竺，別的地方可有？同樣的，文藝作品也會有特色，總會有一天發掘出來——祇要不可隨時隨地也隨口扼殺「比不上……別地」是會有這成果的。祇是，我們的文藝工作者也不可亂畫臉譜，畫出某某某像某某某名作家之類笑像，因為，絕不可能美國有契訶夫、俄國有莫泊桑、法國有奧亨利……如有的話，祇有地方戲劇的老倌，自願畫花臉認自己是賽阿甲、新阿乙、小阿丙……結果，做不出真的阿甲、阿乙、阿丙的架步和功夫，真箇是不值識者一笑！何必呢，世間上焉有「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人事，事在人為，還是着着實實靠自己埋頭工作撈個起碼的名字，總比背個虛名或存心盜名的好。

這就是我的「際遇」話。它本來的篇名是「阿松的際遇」，因它需譯成英文選在「新加坡文學作品選」一書中，便把它濃縮成為「際遇」，這，正好跟我已出版的短篇集子都取名兩個字的習性看齊。在這裡順便一提，聊當「弁言」的註腳。

老前輩

兜了一個圈子，我們又碰頭了。

晨光像披面紗的新娘，怯生生的打從盤鬱的老榕樹枝桠透過來，露珠却似天真無邪的稚子，早就依附在綠油油的草地上，十足是個未曾餵奶而啼哭過一場似的。有些不知好歹的「晨運」行人，往往超越行徑而踐踏在這草地上，無意中破壞了這倫理般的情趣，跟着的脚步又每每把遠遠近近的灌木叢拖了一把露水，行徑上便顯現着雜沓脚印……

「早安，早安。」

似解人意的枝頭鳥，或多或少的聽到「晨運」的行人互道早安時，牠們也在枝頭吱吱喳喳，也許牠們多少有點人性，在這大清早碰到同類羽毛的同類，彼此免不了招呼招呼的，不會讓人們專美在眼前，只有不知上下高低的甚麼鳴蟲，仍然不分晝夜的在疏落的一角呱呱叫，好似過慣夜生活的人到天光還在做夢，忘不了夜來在夜總會里看脫衣舞的餘情，是要傳播出去為遊客宣揚宣揚的呢。

可惜的是，這不是夜總會，是「晨運」的大花園，在這花園里，絕大多數都是上了年紀的男男女女，這不是說，年輕一代的沒有「晨運」的興趣，只是熱中於晨早的一覺，好聽一點的說是昇睡眠充足以應付白天的幹活……上了年紀的呢，為了想活多一些時日，「覺今是而昨非」的擺脫左擁右抱，或者是無可能過着紙迷金醉的夜生活……早已是早眠早起，在大清早先來鬆弛一下賺錢的緊張情緒，把全身的機能扭開活動一下，作算是上了健康的生理衛生一課。但，嚴格的說來，早知今日，幹嗎不在年青時少睡一覺來好好地把手體搞好，到老才作這非份的強求，那似有貪生怕死

的嫌疑，難怪「晨運」的人多了時，倒很少聽到枝頭鳥的吱吱喳喳，大概牠們嚮往於另一角落的新鮮空氣了。

我是「晨運」的一員。我還沒有步入中年。「晨運」對我本來沒有甚麼貪生怕死的感召，唯一促成我有這興趣，祇覺得晨早的空氣清爽，尤其是在日出之前把腳步放慢點，在偏僻的小徑里獨行獨往時，我便慣於利用這寧靜的小天地，好好地構思寫作的題材，或者對已得的題材打腹稿，擬大綱……總是在神清氣爽的天然環境下完成……總是打低了頭，每每差些跟人碰頭也不自覺……像這樣的小動作，漸漸地也自覺有點怪……怪到連碰頭時也懶得跟人家互道早安的。

「早安，早安。」

我總以為「晨運」的各有貪呀怕的懷抱，彼此見面時「心照不宣」好了，何必作「早安」的寒暄。然而，在這大花園里，即使把頭低得無法再低的故意避免不見人，也免不了碰到「晨運」的同路人，都是一次生，兩次成了面熟的人了。

不經不覺在那段碰頭而至面熟的人當中，我認識一個肥胖的老年人，看他兩鬢似霜，就可知道他的年紀在花甲之間；但他腳力很健，在我偶而抬頭留意時，見他在同路人當中步行得特別爽快，而且，跑了一個圈子又一個圈子也從無倦容的，那把嗓子也十分宏亮，許多時即使未認清他個子的輪廓，已清楚地聽到他的聲音，尤其是哈哈笑聲，笑得枝頭的小鳥也給嚇怕飛走了，陌生人倒感到毛孔動，也會聯想到他是個滑頭碼子；如果再瞧瞧他那副豬腮巴般漲滿的臉頰，配上好似『月』字大篆寫成的耳朵，誰也會認定他是個事業有成就「腦滿腸肥」的生意佬無疑。

可惜我不是從商的，一路來就沒有跟他談過生意經。他呢，也許早已留意到我老是打低頭，放慢腳步抄小徑走，就知道我是別有心事的，令到他跟我道過幾次「早安」之後，連姓名也沒有互相通問之前，他便不客氣



一個腦滿腸肥的生意佬，對旁邊的人說「州府……遍地黃金你老是低
低頭走路——拾金嗎？」

的打起生意佬的口脛答誦：

「州府……遍地黃金，你老是低低頭走路——拾金嗎？」

我報以苦笑。

從此以後，大概他知道我不願「交淺言深」，也不是在商場混飯食的人，對他的訕笑不生惡感，便發揮了「一次生，兩次熟」的人緣，也運用了做生意的眼光來挑逗我的感情：

「遍地黃金，真的是遍地，好嗎？即使俯拾即是，也要看肯不肯動腦筋？要不，人家拾的是塊塊純金，不肯動腦筋的，拾到的僅僅是些金沙，真是執輸了。」

聽多了他的口音，跟我說的鄉下口音很像，像是同聲同氣的同路人。就這樣，彼此漸漸的親熱談得來，自不在話下，但在我未請教他高姓大名之前，我敢斷定他是個不折不扣的生意佬，也就自然而然的稱呼他做「頭家」才對，但「頭家」那兩個字眼，以我們的鄉下口音唸出來，跟州府話各族人士所稱的TAUKE 相差很遠，而TAUKE 的音調繙成我們鄉下口音却是「投機」的呢。

於是，我不管他姓甚名誰，一見面便叫他做「投機」。這樣的經過不少時日，他對這「投機」的稱謂，多少感到有點尷尬，但已成了我的口頭禪，似不可能輕易改變過來的。他呢，既然知道我不是從商的，則不便也以「投機」來「奉承」我，因此，他也在未知我姓名之前，叫我做「叔弟」。

「叔弟，是哪輩份的稱呼？」我在想，「也似尊敬，而我們的鄉下似沒有這種稱呼的，也似……」

想來想去，我還是他太客氣了：對我這個初相識的年輕人看得起才「叔弟」前呀「叔弟」後的。不意，在偶然的一次他跟生面人介紹我時，他的鄉下口音的「叔弟」變做紅毛話SHORTY了。

他畢竟是有商戰精神的。我帶點使他尷尬的用意叫他做「投機」，他却不動臉色的把 SHORTY 叫做鄉下口音的「叔弟」，而不直呼我做「矮子」。是的，我是個五短身材的人，大凡生理有缺陷的，好像我是個矮子，多是怕別人直指短處的。這就是說，誰叫我做「矮子」，就是對我不敬，叫「叔弟」呢，我竟一時受誣為客氣的哪。

然而，經過這段小插曲，正應了「英雄不打不相識」的說法，這麼着，我倆雖混熟了，而我還保留不善於辭令的態度，開口說話不常有。他呢，却更無拘束的變得特別健談。這當兒，最熱門的話題，是對我老是打低頭放慢脚步抄小徑的動作有所認識：

「叔弟，當日我說你打低頭，說是拾黃金，是笑話，不要見怪，事實呢，你打低頭走路的一舉一動，我猜得到：你是個寫文章的人，是步行打腹稿的，對嗎？你是創作那一類文章？」

「閒時耍筆花罷了」我還是不想交淺言深的直白，只說：「想到寫寫，寫的都是拉拉雜雜的，談不上創作。」

「那你還好，寫的不是創作。」他似懂不懂的噉起那把嗓子，聽到叫人毛孔動：「叔弟，如果你寫的是創作，我勸你不要再去低頭為一千字幾塊錢打腹稿，實在不值得，不值得！」

他替我打算盤了，口氣相當嚴謹，好像有一天他會義務的把我所發表的文章，認真的一五一十算起字數來，連標點符號和空白的角落也當作字數算賬。要是我的看法不會錯的，那我該多謝這位掄起板斧為寫文章爭飯吃的人抱不平，那我不再叫他做「投機」，反而應尊他為「文化鬥士」才對。

對的，他竟拍拍胸膛，面對着我拉開嗓子說得口水花亂噴：

「叔弟，何必創作呢。實不相瞞的說，我動腦筋是要賺大把鏰的，吃我這門飯的人，眼見有人埋頭寫文章，尤其是時下最吃香所謂雜文的，我會動腦筋搶先印雜文的冊子。因為，大凡雜文都是短小的，短小的不論好

壞，學生可看得起，店員也會在上毛廁時看看，所以，一紙風行。你呢，叔弟，你創作，千萬不要創作小說，創作戲劇，小說呀戲劇定是枉費心機的，印成冊子的機會輪給雜文多多，叔弟，你到底會不會寫雜文？」

「我只曉隨手寫寫散文，」我還支吾而對。

「行，行，散文就算是拉拉雜雜的雜文，最搶吃香風頭的，我們吃這行飯的——你有雜文稿嗎？我要跟你印冊子。叔弟，別錯過機會，機會一過，要是輪到寫詩吃香，你只好寫詩才撈得。寫小說和戲劇保家無出路……叔弟，到底你寫甚麼的。」

「我說過，」我聽他語無倫次似的，更胡謔一通：「我寫的都是拉拉雜雜的。有時，婦女版的家庭食譜，也刊過我寫釀豆腐的經驗談，或者寫寫怎樣弄雜拌『羅惹』……」

那當口，他急得打斷了我的話，竟和我握起手來：

「行呀，寫怎樣吃豆腐是軟性文章，弄雜拌『羅惹』，更是大眾嗜好的零食。叔弟，只要你把豆腐多放點鹽，够鹽味，或者調點色素，像時下興起黃色的，灰色的，只要一般人能够一邊捏鼻涕揩淚水……你寫得成功了。所以說，吃我們這門飯的，靠你打低頭搞甚麼文藝創作——是創作文藝麼？叔弟，靠這些箇……是靠不住的，保準餓飯的。」

這回我又是苦笑。

是的，我雖跟他混熟了，但他那把嗓子扯得震天價響，常是惹到路人側目的，談的又是叫我答不上口的，而他跟我握手的厚意，我也摸不着要點，祇使我感到意外的，是一頓話過後，他竟輕輕聲附在我耳邊說：

「叔弟，我正在想印行食譜甚麼的，你既懂得釀豆腐那手法，那我供給你幾冊甚麼名食譜本子，只要你會用弄雜拌『羅惹』的妙手，東抄抄，西抄抄，抄呀襲的，你叔弟可有一冊食譜面世了，時下有名的食譜甚麼的，真是貴得離譜，每冊售價美金五元十元，初版要起碼印一二萬冊。我是吃這門飯的，認為全世界列舉得出來的大文豪的名著銷量比不上呢。所以

，我說動腦筋是要賺大把鏰的！請你別再打低頭，面對着我看看，我太陽穴的腦筋真的會不會動，動人的麼？」

不錯，他的太陽穴有着像蚯蚓那麼粗的筋在卜卜跳，顯然的，他太衝動了。爲了賺大鏰，講得太衝動。我一下子便担心這肥胖的老頭會腦衝血的，所以，我祇曉一味對他苦笑又苦笑，然而，他也會看得出這苦笑的意味，便勸諫我了：

「叔弟，我也想到，你的太太也會弄得一手好菜的，是麼？對了，拉你的太太一起來合作，讓你太太口述，你賣弄生花妙筆錄寫，我出版……賺大鏰……」

「別開我的玩笑吧，我家里煮飯的……是祇會吃飯的飯桶，祇是，吃飯以外，也能做些剪裁工夫……」

「呀，那就更好了，可不是麼？時下裁剪大全之類冊子，都是跟食譜甚麼的弄雜拌『羅惹』，一冊又一冊擺在香烟攤子上跟電影雜誌同樣是暢銷的，大賺的，比你打低頭搞甚麼文藝創作『叻古』（暢銷）得多，如果你倆夫妻合作來一冊剪裁大全，我出版，又是好賺的一門。我說過，我動腦筋是要賺大把鏰的，遍地黃金由我拾，我拾到的是塊塊純金，你打低頭的要是聽我話，保準不是拾的金沙，保準不會執輸……」

「不過，」這當口我說得比較輕鬆了，「我家里煮飯的……做些剪裁工夫，都是把檢來的破舊衫褲剪裁做乳嬰的尿布，是廢物利用的一手工夫罷了，因爲，最近我家里煮飯的又要生產了，是第十胎的。我聽過人家比喻寫作甚麼的好似十月懷胎那末艱苦，那我家里煮飯的，既沒資格寫甚麼食譜，也不便寫剪裁大全，我祇想到要她口述「產婦的經驗談」由我執筆，你以爲寫成冊子會暢銷嗎，要讓我賺大鏰嗎？你能够出版？」

「你太太生產第十胎，是母猪嗎，是母猪般的多產！」

這下子，「投機」有意挖苦我，我也顧不了苦笑下的痙攣表情，便一口衝過去：

「是多產，多產得比你『投機』更投機的呀。」

「後生可教，後生可教！」

他說罷，還拍了拍我的胳膊，而且相約我到一家酒樓去吃大餐。

「那……以後我該稱呼你做老前輩。」

「哈哈……」

笑聲嚇怕枝頭的小鳥，連附近的灌木叢也似驚震得颼颼作響。



覺覺

這一刻……

就這一刻，妞妞睡得很甜。甜甜的嘴角掛着一絲兒津液，帶點乳白色的，這可惹得那隻貪饞的蒼蠅飛上飛下，不外想對那甜甜的嘴角打主意揩點甜頭，累到妞妞呼吸原是很勻稱的鼻翼給播弄得抽搐起來，連帶那雙握得緊緊的小拳頭也震動了，但一時間還算很乖很乖的沒有哭哭啼啼……

這一刻……

是這一刻，看顧妞妞的阿花，打瞌睡也很甜。甜甜的讓那隻右手連頭一起枕在妞妞睡的藤搖籃的支架上。枕得支架幾乎彎折了似的，但她似乎不知驚險甚麼的，祇管把嘴巴撐得又圓又大，好像經不起刺激而要咆哮的樣子，幸好那小小的一口氣還不會逆差到可怕的程度，使到她那已開始發育的胸脯呼吸得起伏勻稱，有如醫生按着聽筒吩咐呼吸時那末自然，祇要醫生不是跟她打興奮針，保管她一下子不會跳躑起來的。

阿花坐的紅色塑膠小矮橈很趣緻，有點像山芭里習習見生在樹幹上的甚麼菌。祇不同是小矮橈脚小頭大而扁平的，坐起來在「磨石」地面輕輕一滑便會溜走，溜得一不小心落得倒栽葱那樣風險。那是挺好玩的小矮橈，跟她山芭里坐的木橈有很大的差別。

在打瞌睡之前，阿花是吃過餅乾的。吃過餅乾的地面早已零零碎碎的點綴不少餅乾碎屑，敏感的螞蟻也就陸續的趕到，可以看得出的是從老遠的地方來的，一下子把這地面弄得像點了不少虛點，虛點也就結成虛綫，而不管是點是綫，都一致向阿花的脚下進發，叫人看去會想到阿花是螞蟻群心目中的大慈善家，根本不需通過大眾傳播媒介甚麼的宣揚便慷慨施賑，難怪蟻命感激再生的甚麼恩，一面有些扛着比自己體積還重大的餅屑歸巢，一面有些要從阿花的脚爬起想親身叩謝個隆情……



阿花的右手連頭一起枕在妞妞睡的藤搖籃的支架上。

那當子，阿花有了痕癢的感覺，便糊里糊塗的隨手抓着腿子，也頓着腳頭，那些螞蟻經不起抓呀頓的意外打擊，便驚險地打從白嫩的粉腿滑跌下來，十足色狼給圍攻時那末狼狽奪命竄走，登時滋連到周圍的蟻隊像失魂落魄的散開，散開，很快便消失於無形，地面的餅乾碎屑已所剩不多了。

「噯囉，噯囉……」

阿花像做夢似的對着姐姐哼那愛撫的小調，習慣上是用來哄姐姐入睡的，但，這刻的姐姐原本睡得甜甜的，却給這無緣無故的「噯囉，噯囉」吵醒了，姐姐便一自揮動着緊握的拳頭，好歹給阿花一點顏色看看，看她以後還敢偷懶打瞌睡……

「阿花，你有飽飯吃，吃飽了，偷懶囉，打瞌睡！你是來享福，抑或是來看顧姐姐的？你……」

「姨媽，我……」

阿花揉揉那雙惺忪眼，眼前沒有姨媽的影子，她可鬆了一口氣：不需要受姨媽責備的氣。姐姐呢，縱使掄起拳頭是奉姨媽的命令揚威的，也當她要太極拳，打不中要害的，她阿花還是隨時隨地以打瞌睡為要緊。是的，打從山芭到坡底的姨媽家擔任這小保姆的工作以來，幾乎是日日夜夜沒有好好地睡過一兩個鐘頭的，那是，定時定刻的餵奶啦，換尿布啦，哼愛撫的小調哄姐姐入睡啦……

「姨媽，我不要做了，我要回山芭去。」

「哦，責備你一句半句，你便想飛？飛回山芭吃番薯，吃木薯，看你會像現在的吃得白白胖胖，不過，你老爹生病時借我的一筆錢，你飛回去跟老媽子講好，還清楚，你可飛回山芭去。哼，看顧姐姐倒便宜了你：將來你長大嫁人後，生兒育女，你有經驗，多生多養幾個也無妨。」

姨媽的話一半聽得懂，一半聽不下。懂的是老爹生病確是打從老媽子口里流露過借姨媽一筆錢醫病的，聽不下的是將來長大嫁人生養甚麼的經驗……

「阿花，我要教你，奶粉要滿滿的一匙，滲入半樽開水搖勻——你要看這冊育嬰指南的。」

阿花矇查查的拿起那個塑膠奶瓶，她想起那年老媽子養了一個小弟弟，小弟弟吃的祇是從大鍋飯里勾了些米湯加點糖便吃個飽，倒是生病的老爹吃罐頭煉奶，這些煉奶是甚麼牌子的，阿花不大知道，祇是稀稀糊糊也是白里帶黃的，跟老爹咳了半天吐出來的一口濃痰差不多，決不像現在妞妞吃那些滲開水的名牌奶粉。名牌奶粉她阿花偷吃過的，又香又膩的呢。可惜自己看不懂那冊育嬰指南，而山芭吃米湯長大的小弟弟可不需要憑這冊育嬰指南和經驗甚麼的指導，如今，小弟弟已漸漸長成個山芭仔了。

「哼，經驗……」阿花不想打瞌睡了，「經驗……」

經驗跟她阿花有關的，是山芭里常常有此起彼落的一片蛙聲，閣，閣，閣，是坡底不會聽得到的大自然插曲，其他的蟋蟀聲，紡織娘聲，多麼悠揚悅耳，坡底呢，有的是辟辟拍拍搓麻將聲……

姨媽就常常三更半夜搓完麻將回來，要是吆喝她阿花吃宵夜的一晚，那是贏了錢挺開心的一回事，阿花睜着矇矇眼吃一頓炒粉炒麵之類，倒够飽到明天不用吃午餐的。

阿花看看地面的餅乾碎屑，小小的心靈隨也懊悔剛才的頓腳嚇走了那些螞蟻，她恨不得能找尋到蟻巢把剩餘的餅乾碎屑掃進去，可讓螞蟻作為儲糧的添補。可不是麼，她阿花自己身受的經驗，像有時吃了姨媽的一頓炒粉炒麵之類宵夜，雖說飽到明天不用吃午餐，但也抵不消往後的時刻挨餓，餓了，啃啃餅乾……啃餅乾的味道並不會像想中那末香甜，啃多了比啃柴皮差不多難下咽，啃碎了時却像吞了一口餵豬的穀糠，一點不似人吃的東西。像白飯，像香噴噴的魚呀肉……例常是打從周末到星期一的四十八小時內，姨媽到外邊打牌去而嗅不到飯香呀甚麼的，祇可在餵奶給妞妞吃時，自己也吃了一份。吃呀吃的，胃口也吃開了，那些名牌奶粉也快要吃光了。

「閣，閣，閣……」

阿花舔舔乾唇，耳邊像聽到蛙聲。是蛙聲？坡底不會有蛙聲的。是生病的老爹咳嗽，乾咳的，咳得「閣閣」聲，在三更半夜聽來，分明跟蛙聲有更大的差別，老媽子又會給吵醒了，醒了，沖罐頭煉奶給老爹飲……這些稀稀糊糊白里帶黃的，像老爹吐了口濃痰……

「我……」阿花有時想起：「我自己偷吃的一份牛奶粉，要是可以偷回去給老爹吃……對老爹有益……至少不會三更半夜乾咳得閣閣聲……」

三更半夜阿花要餵姐姐吃奶呢。

「噯囉，噯囉。」

阿花雖也哼着愛撫的小調，姐姐却不肯入睡。她便胡亂地調了一瓶奶去餵姐姐，姐姐噁了幾噁算了。嘿嘿，姐姐的腸胃不大好，飲點「肥仔水」是會好的……

不好了，姐姐發燒了。

有過一趟，也是姐姐發燒的當兒，碰巧姨媽頓在家里，姨媽不慌不忙的差使阿花去街頭的雜貨店買了一包退燒的甚麼散，雜貨店的頭家說賣給別人是五角錢的，而順手扭了扭阿花的臉頰，減收為四角五占。姨媽對這四角五占下了一注「四五」的十二支，中了一把竟打賞阿花十多塊錢……姐姐呢，吃了那些退燒甚麼散並不退燒，反而是愈燒愈厲害，害到姨媽把她送到醫院里去躺了一個星期。阿花這小裸姆也就放假一星期回到山芭的老家去……

「咳！你贏十二支？」

老媽子把阿花從貼身口袋里拿出來的十多塊賞錢丟到地面，還狠狠的指責阿花的混進坡底學壞了。

「這十多塊錢，是姨媽贏了錢賞給我的，姨媽欸，十二支，萬字票，搓麻將……統統玩，玩得有癮。那天，送姐姐去醫院，匆匆忙忙等不到頭家的車子時，臨時坐德士車去，姨媽吩咐我先看看德士的車牌號碼下注萬

字票呢。後來，妞妞住的病房號碼是『十三』，她便分別新呀老的甚麼廠而下注十二支……廠也有大甚麼坡呀小坡……」

「哎呀，你混得這末熟，害死你呀！」

「媽，我不熟。不熟，祇是聽得多……聽得多」

「你聽得多，難道頭家沒有聽過……」

「頭家過埠做生意去。姨媽對頭家時時伸手要錢，說是人情緊過債，家用大過天……」

「哎呀，那你在姨媽家……姨媽……家做工，祇有學壞不會學好的。不過，你老爹生病，借了姨媽一筆錢……你不得不跟她做工……」

「媽；我也不想再做下去，睡也沒覺好睡，吃也沒餐正常的。可是，就因為欠了她一筆錢，她不許我溜掉……」

「那麼，這趟妞妞進了醫院，你怎能溜回來？」

「我對她說，我老爹也病得很厲害，我要回家探望探望。起初嗎，她不放我走，後來，她允許我走，但有兩條件，第一，妞妞有消息出院便要馬上回來，第二……第二……」

阿花那半截話含着眼淚吞了，經催了又催才偎倚在媽媽胸前低低聲：

「第二呢，媽媽說，要是你老爹有三長兩短……你要記住時日和鐘點給我下注……」

「呸，媽媽這賭鬼才沒好死的。」

「……」

媽媽着力的臨空啐了一口。自然，當面被啐的不是媽媽而是阿花。媽媽那口唾沫至今還似在惺忪的眼下未乾透呢。

「退……燒……散。」

阿花很快的想到：上趟用過的退燒甚麼散還有剩餘的，如今，妞妞燒得這般厲害，不給妞妞服用，則哭哭啼啼將是沒有一刻寧靜的，而自己也就連打瞌睡也沒有一刻舒服的，爲了寧靜，爲了舒服，年紀小小的裸姆便

會想到像上一趟……上一趟……姐姐住十三號病房……

「干不該，萬不該，」姨媽輸了十二支而咒詛了：「十三這衰字，不祥的，輸得慘呀！下次，姐姐如再有發燒，不管怎的，我要留姐姐在家里服食退……燒……散……」

要是姨媽真的決心不再送姐姐進醫院去，那末，阿花不會再有一個星期的假期回家，這樣下去，那些退燒甚麼散還是不給姐姐服食的好，讓姐姐發燒吧！不過，這年紀小小的保姆雖沒有經驗甚麼的，却認為上次姐姐服食這些散後却愈燒愈厲害，而這趟……這趟說不定病情有別，說不定多服點份量會很快退燒，快快退燒，快快寧靜，快快舒服……在姨媽未回來之前，整包剩餘的退燒甚麼散……餵給姐姐……

「嘿！」

嘿的一聲，跟前像有個手執藤鞭的……是姨媽……姨媽狠狠的抽打她阿花，打得很痛很痛……也反抗不得……祇想溜脫，就順勢坐着紅色塑膠小矮凳向地面輕輕的滑走，滑走……一不小心便翻了個跟斗……

「姨媽……我……」

阿花捏了一把冷汗。眼前却没有姨媽的影子。小小的年紀對着這個忽然發燒的姐姐，對着那些退燒甚麼散……她竟會想到死……是姐姐給服食這些散……阿花可就害死人了，姨媽決不會放過她，她自己反會給處死的。這刻，還沒有死去的她，究不如自己服食這些可能致命的退燒甚麼散……這又太不值得……小小年紀還沒有跟老爹和老媽子講個明白，何況，家里的老爹還在咳得很厲害呢……

「姨媽，我……我錯！」

「哦，你知錯就好。但我問你：你在幾點鐘給姐姐服食這些散，你先講講。」

阿花祇豎起一支食指，這像啞巴打的手勢，但，慣於詳夢下賭注的姨媽，可容易猜出是一點鐘了。一點鐘是個單數字，不是下賭注的對象。呀

，有了，像頭家從外埠做生意回來乘飛機的鐘點，假如是下午一點鐘則班機報導是十三點……嘿嘿，又是十三……衰字，衰字……

阿花又是面對着藤鞭的抽打，姨媽決不會再下注十三和三十的十二支。跟往常輸了錢的賭鬼本色沒有兩樣：姨媽對這衰字呸過口水之後，意外的，平心靜氣問起：

「是一點鐘，你講過不須再講。我祇問你一點鐘的幾分幾秒？幾分幾秒記得嗎？你講！」

這下子，阿花呆呆的講不出口，也深悔豎錯了一支手指給姨媽詳夢似的詳錯了。其實，她阿花豎起一支手指的原意，祇不過表示剩餘的退燒甚麼散「一」次餵給姐姐服食了。是「一」次過，「一」次……這一次，姐姐不再送去醫院住十三號病房，不會打電話叫私人醫生來……

「姨媽，你不是常常說，有個不三不四的黃綠醫生，黃綠醫生……」

「呀呀，對對，打電話請個黃綠醫生，電話幾號？」

阿花抓抓頭皮，像剛吃過指天椒的伸伸舌頭：

「黃綠醫生是不三不四……」

「嘿，是……七三七四電話？快快，給我打電話先下注萬字票：七三七四。然後打電話請黃綠醫生也不算遲。」

嘿。

老媽子又要指責阿花混進坡底學壞了：

「哎呀，你混得這麼熟，害死你呀！」

「媽，我不熟，我……不熟，祇是聽得多……聽得多！」

電話聲真的響了。

阿花真的給吵醒了。

「噯囉，噯囉！」

愛撫曲沒有多大愛撫作用：姐姐一直哭哭啼啼，一直握緊着小小的拳頭，尿布也濕透了糞便，濕里透露一堆象經蒸熟的蟹膏……有些已經給那

雙小腳掙紮得稀糊了。

阿花接起了電話聽筒：

「哈囉，哈囉。是姨媽，姨……媽，哦哦，妞妞剛覺覺，覺覺……哦哦，剛覺覺醒……哦哦，你聽到呱呱叫，是剛覺覺醒呱呱叫，哦哦……」

阿花放下電話，急急塞給妞妞吮個假奶嘴，妞妞不肯吮，沒有止哭的效果，又去講電話了：

「姨媽，姨媽，你今晚回來嗎？姨媽，我不要再做了，我要回山芭去，姨媽，你今晚回來嗎？」

電話掛斷了以後，阿花又急的把剩餘的退燒甚麼散放進奶瓶里去，加了點水，搖了搖，然後盡了小襍姆的耐性餵給妞妞服食，一邊也手輕輕的搖着搖籃，細細聲哼哼變了調的愛撫聲調：

「覺覺，覺覺。」

際遇

正在搓麻將那個光頭的摸上一張白板，滑脫脫的不需翻過來便暗放在桌子上，接着便挺不耐煩的把摸牌的手向空一張一揚，不外是示意大家停止作戰一下，然後愛理不理的把光頭臨空一晃：

『你是同鄉人？來找工作的嗎？叫甚麼名？』

站在旁邊的老頭子點點頭，也從喉底應了微弱的一聲，這微弱的應聲却不巧給問話的剛剛移動坐着的「大班」椅息悉聲響掩過了，使得光頭又晃了晃：

『聽到麼？我問你的。唔——我現在打牌，沒多餘時間專工伺候你問工的。』

『聽到，鄉里先生，我叫阿松。是同鄉人才敢來找工作做。』

跟光頭的打對面坐的大胖子，一面砌牌打發時間，一面禁不住喉里發癢的說說笑：

『阿蟲？……是一條懶惰的蟲？』

同桌的都哈哈大笑，連那把裝壁的搖頭電風扇也似笑得前仆後仰的，看來，無非是特別賣力為那些打牌取樂的尊貴先生們取涼，不算辜負牠也可算是會里成員的一份子的職責。

『不不，』老頭子像在法庭上犯人欄供證那末謹慎也沒有表情的：『不是一條蟲的蟲。是世俗所掛口齒的「老如松柏的松」……』

是蒼松？是勁松？大家捺不住聽聲不如見面的神情。然已是同樣不大願意降低身份的打眼角斜乜過去，或者是打從眼鏡的邊沿輕輕一瞧……

可以瞧得到站在一旁的老頭子，似是還沒到六十的歲數，樣子像隻龐然大物的北極熊，還算得似人形的是兩隻濕漉漉的眼睛，不時閃出哀求的

浮光，有時，不曉得是站得太久使到肌肉抽搐所致，不得不移動一下遲鈍的腳頭，叫人不難想像到他是患了水腫病的，而在他貼身的算是至親的衣服，幾乎是有搭沒搭的蔽得部份日曬却抵不住整體的溫暖了。

『我看你……』光頭習慣似的臨空晃晃，『……你還是醫好了身體才來做工吧，或者是進甚麼院養老好。』

『道郎，道郎（幫幫忙）！我祇要……有做有食……有做有……』

『你老傢伙真是……』已經不砌牌的胖子聽厭了，也慨歎起來：

『嘿，這是會館，為鄉人謀福利的，不是養老的……』

經過一陣子的奚落，那兩隻濕漉漉的眼睛一眨，可以跟着聽到的，是骨碌骨碌往喉里吞的眼淚呀鼻水的聲響夾雜着：

『是，是老……老了，不中用了。祇是，日日有天光，日日有天黑，老而不死，死不去的……還是要兩餐一宿……叫我再穿那件大成藍衫去做碼頭估俚麼，自量無氣無力。叫我去偷去搶麼，更自信……沒膽色，手脚也不够靈活，呀呀，真的失手給捉去坐牢，倒是好事，怕的是一旦給打個半死……死不去的，沒辦法，祇有求求……道郎，道郎……做做工，有做有食……有做有……』

『喂喂！』光頭沒有搖晃的一忽，口氣也嚴肅了：『你到底是來問工？抑是來演講？你去瞧瞧鏡子吧，沒有資格的，誰又會請你亂講亂講——講來講去都是三七二十一。你自己想想辦法好了。』

這下子，站在旁邊的老頭子，真的像沒辦法可想的着呆了。

是的，想當年悔不該從荷蘭州府到這P埠混食，這埠頭雖大，人也有上百萬之多，却没有幾個跟自己面善的，在這之前，記得死去的老子曾經強調的說過：這P埠里的行幫社團，尤其是自己搞起的會館，都有過他老子的積極活動，雖說不得是功臣，也可算是有力的一份子……所以，老子在世時說過，他年他日如果到這P埠聯絡感情的話，就得去會館里找同鄉人……如今，那段話顯然是過時了，他阿松已是半百歲以外的老人了。當

年跟老子有交情的同鄉人已找不到了，後一輩的連他老子的名字也一無所知，即使會館里有檔案可查。如今，即使查出，而站在身旁找工做的，既不是紳襟的兒子，又不是大頭家的阿舍，誰又會理他是蒼松，是勁松……看這身世，更不會有人扳起厚薄親疏的關係，更管不到是松——是「老如松柏」的松……。

『喂，呆呆的，』胖子挺無聊的磨磨牙：『你自己說是老如松柏的松，我看你這株松蛀空了，遲早會給一陣風刮倒的。』

折口福的話，每每是俗人的開心果——大家聽了又哈哈大笑。

『倒，倒……倒是好事，倒了一了百了，但我只想在未倒之前，求求道郎……道郎……有做有食，念在同鄉份上，有做有……』

求道郎的話還未了，已惹得胖子沾沾自喜的笑笑說：

『你想頭實在大，我何嘗不想滿湖，不想槓上花，不想水底撈月，大三元……都輕易想得到麼？問問我們的會長想不想。』

叫做會長的原來就是那個光頭的，一碰到胖子吃他的豆腐，便也隨和的吃吃笑：

『你這總務，總不務正道，總是想左擁右抱……總是想三妻四妾……』

『嘿嘿，三妻四妾是你會長帶頭——』胖子笑彎了腰，『好了，好了，我們打牌要緊。』

『唔。』光頭會長的應聲，也對旁邊的加一兩句：『那你在這裡誰是你的親人？想做工，誰作你的担保人？』

『是是是……是阿……』阿松張開了口，老半天才說出名字來：『阿三，做座辦的。』

『那……我也打牌要緊，對你說吧，我說，用不用你做工，我會答復座辦通知你的。但如用你，你做的工，除座辦做的案頭工作以外，所有的粗工雜工都由你一手包辦的……那……那……瞧你……無氣無力的樣子，半條命的捱得了麼？』

『還有呀，』胖子的補充，『我做總務的份內事告訴你在先，會館不久要大大的重新建設，工作比現在的多幾倍，要你命的……不是嚇你，你做得？』

『哦哦，那我見一步，行一步……有做有食……』

阿松辭行時淡淡的邊點頭邊說。

×

×

×

踏出竹林會館的門檻，他阿松的耳朵還似有點嗡嗡聲，好像聽聽似是悅耳的「……爲鄉人謀福利的……」但也很快給搓牌的沙沙聲掩過了。這沙沙聲好似夜里雨聲密集山芭佬住的白鋅屋頂時一樣噪吵，要是碰巧有部份白鋅霉爛了是會漏雨水的，山芭佬聽到這沙沙聲當然會心煩的睡不着，然而，光頭和胖子他們是樂此不疲的玩個日而繼夜……那里會再有閒心情對找工作的關懷。

阿松張開了口，他想到剛才會長關懷的祇有「……你是不是同鄉人……在這里誰是你的親人……誰作你的担保人……」當然囉，是同鄉人才敢來找工做，還需要盤問甚麼是親人，是担保人，難道做一份雜工的會把竹林會館出賣了麼？担個屁！保個屁！本來嗎，在當時滿肚子牢騷的情緒下，他阿松想提出棋王明做担保人的，雖然，棋王明在竹林會館里是個候補董事，總比提出做座辦的阿三來做保有勢有力，更可避免阿三有樹植私人勢力的嫌疑，所以嘛，光頭的說甚麼「……用不用你做工，我會答復座辦通知你的……」看來，錄用的希望很渺茫，但如提出候補董事的棋王明，也似對光頭和胖子他們不甚協調，事實呢？阿三是棋王明的堂弟，和他阿松一樣是彼此空閒時走走棋的好搭檔，也是他阿松扳上同鄉人關係的唯一根源。

說來，棋王明這個棋友的棋藝，是屬於普普通通之流人物，但也常常學人運用「中攻炮」的亂轟一下，許多時高手也怯他幾分。同樣的，他在竹林會館里本來是個老會員，也是個不大不小的「盤頭」（承包商），論

資歷不會輸給一般性的董事，但也由於在會務的議論上，每每有甚麼認為過不去的地方，他常常運用「中攻炮」的棋藝向董事們亂轟，使得他老是爬不上高位，也就是和光頭胖子他們不甚協調的原故，然而，這趟阿松的要找工做，確是棋王明主動提議的，還吩咐過：如果問起「介紹人」的話，他棋王明當得起，想不到光頭的如今要「担保人」的呢？

『嗯，委屈了阿三吧，他會應承？應承了以後，尊貴的董事……會按下麻將牌？嗯，這會館……』

這會館是P埠里有名堂的會館，跟其他的會館一樣有自置的產業收租的，基本的會員少說也有一千幾百人，但在那里年中除了幾次例會多幾個人進出也全開亮了燈光以外，那就要等到春祭和秋祭才算是熱鬧的日子，這便可想到牠的存在價值了，也說，在平日座座龜縮在一角辦公時，旁的膳空來的地方，特備一抬衛生麻將給董事們也算是例行公事的辦公，有的更是日而繼夜的一一這就給會館本身帶點存在的氣息吧！

在平常時呢，這偌大的兩層高高的舊樓，一任老鼠呀壁虎的橫衝直撞，各自稱霸，各踞角落，更難得的肥而油光的蟑螂，由於體重飛不起勁時，便逍遙自在的依附在樓上後座的神龕里供奉香火的來享盡清福的神主牌身上，撒撒卵，似乎為會館負起傳種接代的蕃殖義務才算是神聖的，這也可叫縱橫交錯的蜘蛛網自恨「搭錯綫」在桁角間，還飽受飄飄盪盪的冷風奚落，倘而乞靈於神主牌而准許勾勾搭搭的話，自信那些目無衛生法紀的蚊呀蒼蠅之類飛蟲，終會有一天密密麻麻的投在網里，使到給供奉香火的神主牌更來得舒服享福，也就撈了一份替會館謀福利的勳績呢！

當座辦阿三一聽到阿松要做這份雜工時，便盡了「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提示：

『你的職守是對這些神主牌早晚炷神香，對長明的神燈添油，神案上的大銅香爐必要擦得光湯湯。上上下下的塵埃呀蜘蛛網必抹得乾乾淨淨，天天……做好的……』

『阿三真够義氣的指教指教。』介紹人棋王拍拍堂兄弟的胳膊。

『唉！』座辦阿三歎了一口氣，『吃會館飯的，還有甚麼義氣不義氣……做下去的可會有氣出沒氣入的了。』

阿松望着這個中年人阿三，倒有幾分老年人的世故氣質：說話時總是眉頭打結的，但雙手却似指揮樂隊的動得挺有節奏，任令看不懂五綫譜的也會被這美妙姿勢所吸引着。

『我的堂兄真會講笑話呢。』

『笑話？讓我說些叫人哭笑不得的話吧。好像，這會館里有一千幾百個會員，吃會館飯的，就要面對着這一千幾百個頭家，每個頭家都會使喚你的，有時，討好一個頭家，便會使到別一個頭家過不去，總的來說，凡是會員都是你的頭家，還有，剛才說過的神主牌也算做個個都是頭家，信麼？這算是笑話的麼？』

『我的堂兄簡直講鬼話了。』

阿松見過樓上後座的神主牌是一排比一排高的安置着，這些長方型像徽神靈的東西，多是髹紅漆的，也有些鍍金箔的，牌上刻的不外是「……顯考妣……」字樣，講究的在頂端開個橢圓形的洞嵌個磁相的，但都給香烟熏得黑口黑面，間中也有給簪上金花的，看去是有人奉嗣，或者是在不久之前才「名列仙班」的……總是板板直直，像劇院座位上的觀眾正全神貫注等候人間的活劇上演似的。

『你說我講鬼話？好吧，讓我講講鬼話嚇嚇人，但要首先聲明不是有意嚇你還沒上工的阿松。咳咳，事情是發生在農曆年底大掃除的當兒，以前那個做雜工的潔抹那些一排排的神主牌之後，竟是大意的排錯了將甲作乙的位置……那個給降低了一級的神主牌竟給孝子賢孫發覺，一口咬定是侮辱神靈，說是倘而累到後嗣的事業和家宅有絲毫過不去的地方，那末，做雜工的縱使是附在襟頭的跳虱也要捉去一起坐牢……那是不可饒恕的罪行……』

『後來，那個雜工怎樣？』阿松怯生生的問。

『就是自動溜走不幹，才輪到你阿松來問工的呢！臨走時，却硬綑綑的指說：這些杉木神主牌靈鬼靈馬咩，遲早會當廢柴統統給一把火燒掉的，還說，今生今世沒有飯吃也不再做這些會館工，會館工不是人做的。』

阿松走過會館對面的侯巴士車站時，還眯起那雙老花眼望望那個黑漆金字的匾額：「竹林會館」四個大字是人做的嗎！是的，是人寫的毛筆字，人雕刻的凸字……是人……統統都是非人做不可……

『幹嗎那個溜走的雜工要使性的說甚麼……會館的工不是人做的呢！唔唔，是人做的，別人不要做，我阿松偏要試試做……』

想起了人，他阿松也便想起在禮堂兩邊見過人爲的「玉照」，那是大人物，是熱心贊助會務的，是出錢，是出力……有些是曾見過的甚麼領的，比如紳襟……

『那個……』座辦阿三曾指說過，『光頭的是現年的會長，胖子麼，是總務……那是挺喜歡搞這……也怕這……』

這尾音拖下去，阿三讓雙手撫摸着耳珠，這正如啞子的動作叫人意會是指女人戴耳環的形狀的，但，光頭和胖子都喜歡女人，却又怕家里的女人，這是含含糊糊的暗示……

『我的堂兄弟呀，你何必吞吞吐吐，像我，要講人，不管是皇帝老子，要講就講，要轟就轟，才算做「中攻炮」，何況，我才不怕這些人…』

阿松來不及胡思亂想，已匆匆的擠上了很多人的巴士里去。

×

×

×

阿松這份雜工總算得到準許試用三個月。

在試用期間，半夜三更驚夢是常有的事。

在漫長的黑麻麻的夜里，阿松獨個兒躺在一張帆布床上，佔了偌大的一間會館里一丁點兒地方，自己就渺小到好似不大惹眼的一粒老鼠屎呀，對了，有幾隻俏皮的老鼠在床底下吱吱叫的竄過，歇歇，又似爬到二樓後

座的神龕里去，準是藉着牙齒尖俐可能把那些杉木神主牌當作噬食的對象呀，糟了，給噬食的神主牌不難會被毀壞而倒下去的了……如果真會有這樣的事發生，他阿松這份工不到三個月試用便會隨時告辭的了。

『哎，養隻猫吧，挺多是分去我一口飯。』

養隻猫是好主意，至少床底下不再有吱吱的怪叫聲擾人入夢的，可是，二樓後座的神龕里在半夜三更免不了有猫捉老鼠的驚險場面，最怕的是那盞注滿油的神燈給打翻了，隨時會有火燭發生的危險。除外，那是不勝其煩的把神主牌撞到東倒西歪，準够阿松爬高爬低搞到上氣不接下氣的處理安排……

畢竟阿松是上一代的人，迷信是免不了的，迷信的人碰到神主牌給搞翻時，只有默默的許願求寬赦吧：

『有怪勿怪，有怪勿怪，我……明天一定買元寶蠟燭來拜。』

阿松不驚不覺把雙手交疊在胸前，漸漸的，這雙手增加了壓力，動的大腦，動的心臟，都加重了壓迫感。

「呀！」

阿松驚叫了起來，驚叫的感覺正應了俗人俗話的所謂「鬼壓」，而且，迷信的阿松，一直也認為是衝犯了神主牌的。對了，許是有些不甘願受搗亂的神主牌會私下向家里人報夢，還會加油添醬的說阿松看顧不力，侮辱神靈，跟棋王明同樣是無鬼無神的怪人，會館如果由這些怪人看管下去，有一天，這裡的神主牌會像溜走的雜工那樣揚言當廢柴燒掉的。

——滾走他，這老怪人。

——毀滅神主牌就是侮辱先人。

——也就是毀滅了為先人謀福利的重要會務。

——一致議決，滾走他。

——神主牌……

——……

這下子，阿松可神經質的笑起來了。把手背揩揩老花眼，然後盤坐在帆布床上，迷信的頭腦又作祟了：

『哈哈，這一趟可不同了，俗人口里說的俗話：神主牌動了，主發大橫財呢！』

眼睛一霎，再霎，果然買的大彩票中頭獎了，撈了一筆大獎金，這趟想窮也難得再開窮了，有了一大把錢，不僅不再是會館里的雜工，反而一躍成為一致推崇的會長了。

——松柏是德高望重。

——熱心桑梓的是松柏。

——松柏可領導群倫。

——……

阿松是個舉目無親無故的人，在這之前，這些同鄉人都是素昧生平的，幹嗎一下子會對自己推崇備至，連平日慣叫了阿松的「阿」字音也略去了，代之而起的是開口松柏，閉口松柏……松柏在同鄉人一致推崇下中選為會長了，而且一連蟬聯了幾屆也忘記了，後來，以年事高為理由辭職了，又被推舉為永遠名譽會長了。

『我是無親無故的，我把全部的大彩獎金捐給會館，我要盡一份為鄉人謀福利的責任……』

話剛一脫口，便得到一陣嘩嘩啦啦的鼓掌聲。

——我會之光，松柏是……

——松柏是老如松柏。

——是……

是做夢。

是夢醒的時候，兩手還是空空的，還是會館里試工三個月的雜工，所不同的是已不需向人前人後苦苦叫道郎的了，總算兩餐一宿有着落了。更不同的是經過一天到晚不停的雜務勞動，使得穿着的衣服汗濕了，一自照

樣幹下去，幹下去，好像無形中藉着體溫的溫度又烘乾了，一樣幹下去，幹下去……幹呀幹的，他阿松的早在會長眼里認為有氣無力的半條人命的「老爺」身體，漸漸的，比之有錢人家的早晚燉人參鷄湯來進補更有裨益……漸漸的，氣力也有了好轉的跡象，比如爬高爬低服侍那些神主牌的當兒，已不大有上氣不接下氣的洩氣樣了，水腫腳也消失了，十足是一隻龐然大物的北極熊……

×

×

×

那條抹布給阿松從塑膠桶撿起來，輕輕一絞便絞出濃縮似的汁，跟魚販洗墨魚那桶水一樣的黑。阿松却滿不在乎的順勢把絞乾的抹布抹抹手背，手背乾乾正可揩去額角的汗水。一揩再揩，汗水仍然向臉部下瀉，把滿臉揩得像個大花臉，差些叫人疑心他是個火炭店的伙計，不是重建後竹林會館的雜工。

重建後竹林會館可稱得上是華麗堂皇的，單單樓上樓下已安裝了抹不勝抹的鐵窗鐵花門，以及活葉的玻璃百葉窗，這就够阿松非天天趕早抹個半天工夫不可；加上地面鋪了沖甚麼石的大塊頭，更是天天要潔抹也打蠟的。以往，阿松穿着衣服做工是慣於讓汗濕了乾過，乾了又濕過，從不當作難過的。如今，工夫加多也繁重了，阿松索性赤着上身去苦幹，蠻幹……幹呀幹的，許多時在他眼前會現出問工時那個光頭的一晃再晃：

『如用你，你做的工，除座辦做的案頭工作以外，所有的雜工粗工都由你一手包辦的……』

胖子總務也補充過：

『會館不久要大大的重新建設，工作比現在的多幾倍，要命的……』

是要命的多出幾倍的工作，阿松自份幹得來，而且越幹越起勁，越是幹得滿身大汗，越覺得精神奕奕，他阿松這龐然大物的北極熊，如果有馬戲團派牠用場時，大可跟獅子呀老虎顯顯雄風的。瞧呀，他從早到晚苦幹蠻幹，赤着上身還是汗涔涔……看去跟馬戲團強壯的馴獸師相比差不了多

少，但，實質的，他是個粗賤的竹林會館雜工。

『……留得身體好，有做有吃，有氣有力，比之光頭呀胖子他們時時刻刻浸在麻將枱邊……頭頂越發光，身子越發胖……往下去，他們會比我阿松先倒的，先倒的……處尊養優，更是沉迷……』

許多時，阿松以身體日益強壯而自豪，也以赤着上身為強壯的標誌。可是，重建後的竹林會館為了體面關係，配給他兩套供輪流替換穿着的制服，是指定他必須日常穿着的，而慣於赤着上身的阿松呢，對這樣的好意寵愛，總是置之不理的。

就這樣，光頭會長就不祇一次的指摘阿松的不是處：

『你有制服不穿着，真賤格，更不成體統的，你呀，你自己丟臉是小事，丟會館的臉是大事，你如再不聽勸告，有一天，你會被開除的……』

『咳咳，』胖子有一趟從冷氣辦公室衝出來助陣的，『會長說你賤格，賤格是賤骨頭，賤人……赤身露體，熱麼，你瞧我搓麻將兩手不停運動，時時還雪雪呼冷，幾乎要穿着羊毛冷衣……唔唔，你還記得麼，你問工時穿的幾乎是有搭沒搭的衣服，虧你見得人，不覺得羞人的，如今，飽衣足食便想作怪……作怪的，萬一有一天你會被開除，你會赤身露體在街上求乞……』

照例，阿松望着光頭的不發一言。對的，對的，這光頭越瞧越似是倒弔的葫蘆，葫蘆的倒弔，總有不穩的一霎那，這一霎那要找胖子作扶手，胖子也似是個上輕下重的倒瓢冬瓜，靠作扶手是靠不住的，會一起倒的，倒的還有甚麼體面可爭，可教訓別人……還是跟棋王明呀阿三洩洩一肚悶氣的好：

『真好笑，我阿松穿着龍袍也不似個皇帝，叫我穿制服麼，等於叫我蓋上棉被，會焗得渾身熱烘烘的，實在是使我比服刑更苦，受得了麼！哈哈，說我是賤骨頭，到底不會知道自已的骨頭，才會跟我比重。老實說，我這根骨頭，有定時定刻的一定性全身勞動和流汗，使我身體天天好轉，



他阿松這龐然大物的北極熊……有定時定刻的一定性全身勞動和流汗，使身體天天好轉。

對我有益！所以，工夫加多也繁重，工錢不加，我也無怨言，以前哇，折口福的光頭胖子說是半條命的，如今，我這半條命已續命，續命的等着瞧浸在麻將枱邊，沉迷……』

『好，好，好。』棋王明說的是反面激將話：『總之，對你有益，對會館也有益，你拿一樣的工錢做多樣的工作，是為會館謀福利，難怪樓上的杉木神主牌也庇佑你……好好，好好……』

『他多做幾倍工作是一點也不會錯的。』座辦阿三這個中年人總是眉頭打結的，『樓上的冷氣辦公室，白天，我辦公佔一張枱位以外，經已擴大够開兩枱麻將的。將來呀，你阿松可要服侍搓麻將的，還有那兩個冷氣客房，名義上是備作外地鄉親寄宿，實際是專供怕家里女人的來這里偷偷左擁右抱，够你阿松整理……』

『哦。』阿松驚叫起來，『會有這樣的事，堂堂的會館……』

『就是外表堂皇的，有一天，我「中攻炮」會亂轟亂轟的……』

『你不要轟起一把火藥氣味，行嗎？且看事實會成為事實的。我的堂兄弟呀，你我都可以瞞着家里人來偷偷摸摸……到頭來，你還是堂堂的棋王明，我還是竹林會館的座辦……大家都是正人君子，像光頭呀胖子……誰敢輕視半眼，還可以說是風流韻事……』

『噢！』阿松板着鐵青臉了，『你堂兄弟倆越講越離譜，到底我阿松在這重建後的竹林會館裏是樂意做粗工雜工的，不是來做整理床褥的工，也不是來做服侍搓麻將的工。好了，好了，我做這份工，最初推薦的是你堂兄弟倆，最後介紹的也是你堂兄弟倆……如今，對不起，我這條續好了的命，也是被人家叫做賤骨頭的硬骨頭，不想在他日做服侍搓麻將的工，更不要做整理床褥的工，我要到老人間去做……有做有食，甘願做一份自食其力的雜工。好吧，我這兩套挺够體面的制服，請你堂兄弟倆交還光頭呀胖子，好讓他們另請開車門的司閹去穿着好了，因為，那些怕家里人來這里鬼混的車子是要有穿制服的司閹開車門才够體面的呀！』

棋王明和阿三萬想不到眼前這局殘棋的急轉直下是不會「和」的，只可彼此擺出「觀棋不語真君子」的應有風度，讓這竹林會館第二個「自動溜走的雜工」溜走了。

竹林會館重建落成的慶典在籌備中。



巴刹女人話

巴刹馬來話是粗糙而沒有文法的。

巴刹女人話是七長八短可隨時裝滿一筐一籮的。

滿筐滿籮的話又會有早晚市價不同的變化。

話說現代化的雙層巴刹，旁邊定有很充足的泊車位子，祇花五角錢便可把車子泊上一個鐘頭。

就這樣，有些居住距離巴刹步行不過十多分鐘遠的，還是寧願駕十多分鐘的車子，在單程交通的街道上左彎右轉，橫豎在自動添油的油站祇須舉手之勞，便不愁能源短缺，這麼着，弄到泊車的位子愈來愈渴求，是始料所不及的。

高高太太就常常為得不到好的泊車位而大發脾氣。這，並不是意味着她那輛星標冷氣車子特別大不容易得個容得下的位子，而是因為不曉得打從甚麼時候起，那些泊車位子竟給山芭佬的餛水車佔有一席，這些餛水臭得作嘔，要命的，如果跟它併泊在一起的星標車，說是半天里也帶有臭臭的氣味，怎不叫高高太太反感：

「我真不明白，好好的泊車地方，會讓那些餛水車擠進來……」

「它也是有付五角錢泊車費的。」那個個子矮，有名矮婆的不忍於言。

「那你在戲院里呀巴士上抽烟，說是你有錢買烟，可不算犯法？那我會提議立法……」

「它既是繳費泊車。」矮婆再講講：「其實，這些餛水是養豬的，山芭豬養多養肥了，不再向外輸入豬隻，那可對我們有益……」

天天在巴刹里碰頭而至面熟的太太，有肥、有瘦、有高、有矮……可真不少，但有巨型車的却不多，所以，對高高太太的話既不是身受，便只

可不作聲的聽，惟獨矮婆講開了還要講：

「不過，高高太太，我以為山芭猪比外地來的吃椰粕的好。」

高高太太點點頭，那臉皮上的脂粉，差些沒有颯颯聲散落在地面，幸好，她似乎醒覺到這一着，便很快的仰臉笑起來：

「那算你說得對。我也覺得，本地的乳猪，紅燒嗎，又香又酥脆，外地來的嗎，臊得作嘔，叫人吞不下的。」

紅燒乳猪不是人人有得吃的，所以，高高太太的分晰也聽聽好了，仍然是不大敢出聲辯駁。是的，誰又會知道，那年高高太太做大生日，在挺有名氣的大酒樓做「滿漢全席」。足足吃了三日三夜，挺出色的還是那味紅燒乳猪，據說是一個山芭佬欠了高高太太的債而特別飼養也免費奉送的。所以，一提起乳猪便食指動時，她對山芭佬的餵水車另有看法和建議了：

「那……那些山芭佬應該——自我約束，比如，對那些餵水桶加蓋，有如家家的垃圾桶必要加蓋才算合法……」

這頓話，大家也聽聽，自認聽不入耳的先散開買菜去，高高太太見沒有人附和，便拉着一位上了年紀的老太搭訕：

「老太，你也是有車階級的呀，你應該對這問題表示意見才對。」

所謂有車階級的老太，祇不過有輛時下流行的推拉菜籃輪車，跟隔壁大眼嫂那輛也是推拉的小孩四輪睡車差不多的。如果說，她老太是有車階級，那末，天天碰頭的吱喳婆，長氣嬌，大炮姑……她們都有類似的菜籃車。所不同的用場是老太因年老手力不濟，挽一籃菜回到家里已手痠腳軟了，非借助這些推拉菜籃輪車不可，而吱喳婆這班人却愛好時興，說是在巴剎里把這種車推來拉去，可表示是個高貴的家庭主婦，比之有奴僕跟隨更乾脆俐落，而高高太太眼下的老太，不過是個手慢腳慢的老太婆，說她是有車階級原意是取笑的順口說說罷了。

老太却是不甘示弱的：

「你高高太太肥人多厚福，有粒星的大車可坐，當然是有車階級，怎

可把我們的推拉菜籃輪車相比，如果照你的說法有這款菜籃輪車也算是有車階級，那還有吱喳婆她們……多的是……是可以組織車主公會的……公會成立以後，我們才有資格對餵水桶加蓋不加蓋表示意見……」

高高太太聽了老太這番大道理，馬上把一支右手遮掩半邊耳目，這樣，別人家以為她給人搔着癢處遮遮羞紅的粉臉，但，骨子里叫人家放眼看清楚：她指頭戴的鑽石戒指，那顆鑽石幾乎跟面對的人們的眼珠還大，還……有大大……大大的星標汽車才有權組車主的甚麼會……這簡直是……是錯認馮京作馬涼，是錯認談話的對象，有辱所望了。

還好，她高高太太就抓住老太說甚麼吱喳婆她們都擁有推拉菜籃輪車，這又够說句優越感的話了：

「餵水桶要加蓋，是現化都市的嚴重……是嚴重的臭味，是作嘔的……是……不過，你們是……是……是誰發起使用……使用這些推拉菜籃輪車，也是嚴重的……嚴重……假使有一天，這現代化的巴刹……巴刹里，十個家庭主婦之中，有八九個擁有這些……這些推拉菜籃輪車，你們試想想，想想現代化的巴刹變做密塞塞，比泊車子的問題更……更嚴重，這……成甚麼話，成甚麼體統。」

嚴重的臭味，是作嘔的……是……不過，你們是……是……是誰發起使用……使用這些推拉菜籃輪車，也是嚴重的……嚴重……假使有一天，這現代化的巴刹……巴刹里，十個家庭主婦之中，有八九個擁有這些……這些推拉菜籃輪車，你們試想想，想想現代化的巴刹變做密塞塞，比泊車子的問題更……更嚴重，這……成甚麼話，成甚麼體統。」

幾乎沒有讓別人插嘴的一忽，說的再接下去：

「所以，我早就看到這點嚴重……的問題，顧全到大家在巴刹里通行無阻，我……我寧願差遣家里的妹仔丁來……來幫忙挽菜籃，有時候，妹仔丁這妮子挽得吃不消，寧可拍電話回家，叫……叫那個園丁大泡和來幫忙挽菜籃。那是指星期天，車夫阿末休息才叫大泡和……平時嗎，車夫阿

末是個好搭檔，這樣，巴刹不會給你們的推拉菜籃輪車攪到亂糟糟……密塞塞，所以，有一天我會提議立法……」

在巴刹里天天碰頭的家庭主婦有名長氣的長氣嬌，許多時都認面對着高高太太是氣短了，這並不是說自己没有巨型的星標車可坐，也没有婢僕呀之類廝喚，實質的說來，高高太太的近似自歎自唱，是像吃過大蒜的，口氣里有一把叫人難聞的蒜味……

「其實，」高高太太還要說，「你們不必要推拉這些菜籃輪車到巴刹來，既然怕挽得吃力，大可以少買些，少買些可以替夫夫省些生活費用開銷，樂得賺個賢明家庭主婦的盛譽，懂得麼，何必餐餐吃大魚大肉……呀呀，對了，你們之中，多的是住政府組屋的，在住政府組屋之前，你們常常是住那些舊屋，舊屋是一組樓住幾伙人家，這好幾伙人家時刻相見在一起，那時，東家吃得好，西家有魚無肉，大家一目了然，便會說長話短，三言兩語的家常話，是彼此難聽的，如今，住組屋了，關起門來獨家親，餐餐吃鹹魚青菜也不怕人家『大細眼』。所以嘛，何必推拉這些菜籃輪車到巴刹來。呀呀，我想到了，你們是浪費……呀呀，浪費是暴殄天物，到巴刹來多買菜呀肉類，吃不了，就充實了家里的餛水桶，餛水桶充實了，就助長那些山芭佬的餛水車來爭泊車位子，呀呀，我想到了，這是個嚴重的……嚴重的問題，有一天，巴刹里嚴禁推拉菜籃輪車進入，既可解決巴刹外邊的泊車，又可解決巴刹里的擁擠，也可免餛水車……」

老太聽了老半天才開口：

「哎哎，都是有你講的話，沒有別人講的話，這成甚麼話，這叫開天窗說亮話，是不成話的！」

「成，成，成，」矮婆有機會說，「成為巴刹女人話。」

應聲是朗笑：

哈、哈、哈……

兀的，高高太太的星牌冷氣車響起汽笛聲，長長的汽笛聲，嘿，奇怪

，這輛冷氣車是自己駕駛的，自己親手上鎖，難道佔了山芭佬餒水車的泊車位給按響汽笛？不，不，聲響愈拖愈長，像剛剛說不了話把，一把拖長，拖長……

拖長下去的仍是朗笑：

哈、哈、哈……

混和笑聲是雜亂縮腳話：

「繭綫，繭綫，繭綫……」

「是繭綫婆的車子汽笛繭綫……」

「繭綫……」

對着這繭綫的長汽笛聲，高高太太可不管旁的女人講甚麼巴剎話，笑甚麼縮腳話，她自信不懂車子的性能就算懂也萬萬不能讓纖纖玉手去觸摸油污的車子機件，雖說車廂里有大盒紙巾可供揩抹，但也祇供坐車時捏捏鼻涕，或者指頭的寇丹着了污糟時的潔淨補救時用的，唯一的辦法是招呼旁人代勞，花她幾塊錢的小事。

「哎哎，」汽笛聲響搞妥了以後，高高太太像接受記者訪問似的一本正經的發表感想話：「其實，甚麼事也祇要有錢便可搞好，搞好，我獨想不通，車夫們在星期天不肯開車子，實在想不通，加點外快也不想賺，真怪！這一代的人厭錢腥，跟上一代的……」

就在這一忽，高高太太沒有交「代」下去，而且舌頭像漫不經意給牙齒咬了一記似的，差些沒有雪雪呼痛。是的，她幾乎陷於「言多必失」的尷尬地步，可不是嗎，她的先生有過一次在酒後談到「公公」的發跡，說「公公」以前是跟紅毛主人拉黃包車的。黃包車說是人力車，人力車是怎麼樣的呀，會不會像星標冷氣車那樣大？她的先生酒醉也有三分醒，始終為顧全面子的不肯向高高太太說個清楚，祇說「公公」辛苦一生，辛辛苦苦的為紅毛主人拉車，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幾乎做了七百三十天的牛馬，為的是紅毛主人晚晚也要去應酬到三更半夜……後來嘛，還算那個紅毛主人念

「公公」的辛苦，給「公公」做了獨家代理入口的甚麼牌子貨生意……發達了，發達了，上一代吃苦發達了，現代的人却有錢不甘願賺……

「面子問題，勿談焉……妙，妙，妙……」

酒醉是有三分醒的，她的先生吩咐面子甚麼的話，如今也會在耳邊響起，耳根一直紅呀熱燙的，響起的……響起的多麼叫人難過……

這當口，女兒燕娜出現在面前，還上氣不接下氣的說：

「媽咪，媽咪，單綫……單綫行車……車真要……要命……我叫德……德士……我聽到……聽……聽……到你繃綫……是……是汽車汽笛……繃綫……大大聲，認得出是你駕的車……你……繃綫……嗚嗚聲……聲，我快快叫德士，叫德士……德士彎來彎去……單綫……行……行車。」

「嗨，你行了半天車趕到嗎，唉唉，辛苦了，你，媽咪搞好了……這……這……嗚嗚聲，到底有沒有吵醒尊尼？」

「尊尼正在……彈鋼琴……彈得大大聲……大大聲……仍聽到你……你繃綫……繃綫，你駕的車嗚嗚聲……」

在上氣不接下氣的當口，燕娜還學着弟弟的彈鋼琴的離譜亂彈聲，也混和着學車子汽笛繃綫的嗚嗚聲，弄得這晨早到巴刹里買菜的人駐足引頸，滿以為是走江湖賣藥的在吹法螺，或者藉這妮子搞甚麼滑稽相聲——挺逗人湊熱鬧的玩意兒。

畢竟人群中有認識她高高太太的，好像長氣嬌，大炮姑……她們見到這場面祇消來一聲「早晨」的打招呼，湊熱鬧的閒人都散開了，散開了。

尊尼也來了。尊尼是高高太太的孩子中年紀最小的。

「媽咪，嗚嗚聲，嚇壞人！」

這寶貝兒子再沒訴說甚麼了，跟着，祇學大人們打密偈，把食指和中指向下一齊行動，像步行那雙腳的樣子，這就不難叫人聯想到他是步行而來的。

「噯，要命的，萬一給車子撞個正着……」

寶貝兒子再沒訴說甚麼，祇曉伸出手去指着媽媽駕駛那輛車，姐姐燕娜却做了代言人：

「他挺怕熱，要躲到冷氣車里去，媽咪開車門，開車門。」

媽咪開了車門讓她姐弟倆進去，順手開動引擎可使車里的冷氣系統得到合理的調節，舒舒服服坐下才爽快！才能給她姐弟倆壓壓驚！

在散開的人叢中，突然走出那個慣於推拉小孩四輪睡車的大眼嬌，挺親暱的走近高高太太的身邊：

「小少爺真乖覺：聽到媽媽的車子汽笛響便走來，不過，路上的車子多着，叫媽媽担心哪，下次別再冒險……」

大眼嬌心腸真好，要不是在人多口雜的巴刹里外，高高太太對她的一番好心話，是會感激到熱情地擁抱又擁抱她的……但也很快的想起，當尊尼讀幼稚園那年，大眼嬌的孩子也是個幼稚園學生，大家一起上學去，所差的是幼稚園的性質不同，弄到倆下發生了一些意見，說是身世不同的女人對話，當時也幾乎變做巴刹女人話：

「哎哎，你把孩子送到幾乎是免費的幼稚園里去，你簡直把孩子糟蹋了，人之初，初入幼稚園的孩子，一定要好好的培養，你也可要知道：幼稚園學生好比是鮮花的幼苗，一定要有肥沃的土壤，好好的陽光和水，在人工的看顧下，才會壯茁好的花朵和枝葉……」

「孩子讀幼稚園嗎？」大眼嬌的爭辯。「我總覺得作為一個正式進入小學之前的學生所應接受的幼稚教育，教育這些幼稚小東西怎樣跟人家相處，好好地跟陌生的小朋友相處在一起，在好好地相處的環境下，學唱歌，學畫畫……祇要教學的老師認真，幾乎是免費的幼稚園里的幼稚生，一樣可以成材，成人，這並不是免費和收費不同的……」

「你真是食古不化：收費高的有它高高的價值，就說是現實的，比如，定時定刻吃有滋養成份的飲食，也是定時定刻的有整褥的床來好好地睡覺，跟攤張草蓆在地上當豬糞般看待的有天大的差別，其他如唱歌啦，有



一群幼稚園學生，混和在巴剎女人的菜籃邊，高高太太說『……人之初，初入幼稚園的孩子，一定要好好的培養……』

高雅的鋼琴伴奏，這也跟一些操兵般喊喊口號到底不同……」

「幾乎是免費的幼稚園教育，可以說是小市民接受得來的教育，你們是有錢人家，有錢人家的子弟即使是……」

大眼嬸的話當時竟給高高太太打斷了。

「是呀，是呀，孩子讀幼稚園，一個月花它一百幾十塊錢，這，比不上我的先生輸一手麻將，或者說，比不上在舞廳里多派些「固本」呀或者多「買鐘」……所以，我早早就重視收費昂貴的幼稚園的幼稚教育，所謂望子成……」

成甚麼呢，高高太太說得太衝動了，衝動得沒有說個了結，大眼嬸祇可得個空把說未了的話填上去：

「你們是有錢人家，有錢人家的子弟即使是……是泥雕木塑的，祇要人工化了，臉上貼金箔了，一樣成為有錢人家的子弟，有沒有入學前的幼稚園，跟收費昂貴的幼稚園教育……却是不成話的……」

「……」

成甚麼話，當年的一頓話，如今想起來，她高高太太實在無話可說，如果說下去，大眼嬸將會數說她當年讀幾乎是免費幼稚園的孩子，已經是年年考多少個「A」的好學生，反觀高高太太的尊尼，却是個偏偏不爭氣的留級出名的「留」學生，留呀留的，幾乎不想再讀下去……往下去，竟給這小少爺的媽咪想得到：想做個名鋼琴家……

在還沒有放洋學彈鋼琴之前，尊尼在家里是有名師指導的，在名師的指導下，至少是按琴鍵並不像姐姐燕娜胡謔的所謂亂彈去比做車子汽笛的竊錢那末離譜，但，實質的也不會比車子汽笛竊錢的鳴鳴聲好聽得多少，祇差左鄰右舍沒有控訴這擾人的怪聲浪……

老半天，高高太太望着好心腸的大眼嬸，儘管眼睛睜得比大眼嬸的有名大眼還大，但，想到人家的孩子從幼稚園讀起，讀那些幾乎是免費的，讀到年年考多少個A的……而尊尼，尊尼貼金仍然是尊尼……

也許是走過一段路程，雖是躲到冷氣的車廂里面也有冷熱不和的感受，尊尼這小少爺忽的把車門開了，大聲催促呆呆對着大眼嬌的媽咪上車回家去，還按了按汽笛。

高高太太忽的伸手過去按着大眼嬌的推拉小孩四輪睡車的把手，然後挺懇切的說句心腹話：

「這孩子是你的孫？抑是……不打緊，打緊的是，將來教他學鋼琴，像尊尼，一定要學彈……世界有名的……像第四交響樂……小夜曲……你的孫子將來一定要學……」

大眼嬌沒頭沒腦的吓過去：

「大吉利是，他夜夜睡得乖乖，小夜哭？哭你的……」

這當口，高高太太已急急的竄到冷氣車里去，誰也再看不到高高太太的臉色了。

一輛剛開來的餛飩車又佔了她的泊車位，制止器發出叫人毛孔動的吱吱聲……。

偷

鬧烘烘的市集把橫街窄巷擁塞得像條灌腸。

大清早，初昇的太陽老是怯生生瞪着這街巷里的遮蓋發楞，好像那些大檔口撐的五顏六色遮陽傘，固然使有錢人家的太太先生們瞧上這傘會聯想到在海灘玩耍的樂趣，更是在傘下不愁陽光灼痛皮膚，最起碼會沖淡魚腥和腐爛蔬菜的氣味和混和着一股濁人氣；祇是，擺小攤子的不識上下高低，老是用一段繩子又一段繩子紮個七拼八搭的篷帳，更是東拉西扯的把通行的角落結個人為的蜘蛛網，許多時叫穿高跟鞋的女人不得不低低頭就範，而陽光已透過篷帳似乎在笑她們那剛燙過的頭髮給搞亂了，免不了吵吵鬧鬧……

吵吵鬧鬧在這市集里的人們視為常常見聞的事，習見的打從面紅耳赤的鬧個開始而至幾乎要扭打起來，也最容易給旁人的勸好勸歹的勸開算了，往下去便無聲無息的等閒了，有如一場大雨過後，使得這橫街窄巷污水泛濫，足足給擺攤檔做小買賣的有一陣子忙亂，隨也眼睜睜讓污水納入早已給廢物淤閉的坑渠去疏排，疏排，慢慢的疏排下去像嗚咽無告的形成細流，慢慢的流去，流去，然也很快的給叫賣聲和討價還價聲遮掩過去了。

在這市集里，有論斤計兩賣魚賣肉的大檔口，多是釘個有幾成像鄉下人睡的板床那樣的板架，免使貴客有彎腰之勞，那是顧慮週到的。瞧呀，來路貨的蘋果、橙，挺嬌艷的皮色，也擺起架子跟好些打扮及剛上市集的女人衣着媲美……

——好靚呀，金山橙……

——平平賣，平平賣。

——一斤八角錢，大紅紅毛茄。

——……山芭鷄蛋……

——好呀……

——來呀……

這橫街窄巷的市集稱得上是市民大眾的購物中心。

早上，陸續趕這市集的，多的是普通的家庭主婦，自然也有剛從大花園「晨運」回來的太太先生們，大家早點來買些東西，許多時是會較稱心滿意的，好像太太先生們手頭多的是錢，大可以搶先選購講究口福的海鮮…

「喂，頭家早，好靚拘頸石斑，香港人叫老鼠斑的，每斤祇不過…」

熱行的頭家嫂捏着鼻頭，打從牙縫里反應：

「是……死魚，板直的死魚，香港人吃的是活的，會游水的……」

「唔，頭家嫂，香港是稱兩，每兩是十元八塊錢，我賣，祇不過每斤幾塊錢……平平，平平……」

「平平的，你拿去餵貓好了……」

那個給魚販稱呼做頭家嫂的是這市集里常見的主客，夫婦倆都是肥得臃腫腫的，人們在他倆的背後習以為常的直叫做肥佬和肥婆，並沒有跟尋姓甚名誰叫起的。當然哪，在做買賣時，誰也會客客氣氣的叫他倆做頭家和頭家嫂。日常，人們見到頭家嫂獨個兒出現在這市集里的較多，要是頭家也一起擠進擠出，這，市集里的人們就順口習呼做「爆棚」，那一半的原因，固然是他夫婦倆太肥，肥肥的在這橫街窄巷里又是密集的攤檔中穿插，委實有點阻礙交通的感覺；原因的另一半，是他夫婦倆與「肩挑貿易」之類小販，老是在鈔票上銖銖必較，在斤兩上是銖兩必爭，而且，對東西的挑剔，比如「死魚」不買買「活魚」——活活的講講而已，很少很少機會成交，祇落得夫婦倆阻塞其他的主客而對那些攤檔有登時「爆棚」似的難堪。

這對夫婦倆穿着很斯文，彼此都是新潮流的「峇迪」衣和「的確涼」的西裝褲。要是在背後而沒有看清楚誰的髮型有男女之別的，許多時，這



小販密集的攤檔，肥婆捏鼻頭向魚販：「是……死魚……板直的死魚……」

市集里忙於做買賣的小販是很難一眼分辨得出哪是頭家，哪是頭家嫂，祇有在問斤計兩時聽那把鵝公聲才知道肥婆來了。

「喂，賣牛肉的，我先吩咐你，我明天要一條壯壯的牛鞭，壯壯的牛，牛要壯，牛鞭才好，曉得嗎！」

肥佬頭家曉得，那是好主婦打的好主意爲自己進補，可對的，她這肥婆到了快近中年連蛋也沒下過一粒，當然，爲了子嗣甚麼的，想到「枯楊生稊」，何況是人，有錢的人。

可是，當牛肉販把留備的牛鞭呈現在這肥婆頭家嫂的眼前時，她可別具慧眼的唸起經來分析：

「我要買的，壯壯的牛鞭，是整條長長壯壯的，進補起來才够力，…」

「牛鞭就是牛鞭，難道你要買鹿鞭，海狗鞭……」

「當然要……你有得賣我也要買。但我不要買你這條死牛的牛鞭，吃死人的……」

「那我不計錢，送給你受用，你會不怕死嗎？」

「嘻嘻。」

這當口，肥婆頭家嫂像見錢開眼的對着牛肉販伸手過去，還帶點嘻嘻笑的和悅樣子準備人家餽贈。可是，牛肉販却扳起一臉正氣揮手又揮手，

「走，不要做你的生意！」

……

那是過去在這橫街窄巷市集里常發生類似吵吵鬧鬧。無牌的小販每每神經過敏似地誤爲「查牌」來了，陡的使到這市集起了微些騷亂，無辜的却是那些擺地攤的，一向多是鋪張舊報紙在地上，好歹便把芫荽和蔥之類香料擺上，還有像肢解過的老薑、紅蘿蔔、馬鈴薯……一陣微些騷亂過後，地面上，祇見七零八落堆得像打通宵的一枱麻將牌，早已有神沒氣的等候收拾殘局……

當這一刻，肥婆頭家嫂就覷個準：神不知，鬼不覺，趕忙拾了一截老

薑和順手拖了一根葱，匆匆的塞到手提袋里去。

那也是過去的小事，是小事，親眼見到的也不當作一回事，祇有愛管閒事的幾個沒穿上衣的野孩子才會唱開去：

——今年好世界，老薑有人愛。

——老薑辣呀辣，辣呀辣……

——薑不磨不辣，辣辣辣……

有人膽敢向肥婆身邊挪近。

——喂，肥婆……是不是……不磨不辣……

叫肥婆的，這當子把腋下的手提袋緊緊挾着，剛剛拾到的一截老薑差些沒給挾到滲出薑汁來，而那把嘴巴像砂炒的粟子快要熟透那樣猛可的爆開了：

「磨你個嘴，磨你個嘴，磨你媽個……」

爆到「媽個……」，嘴唇邊，她不會覺得羞恥的臉孔一點也沒有發熱發紅，野孩子們反而急促的散開去把她唱個够：

——食薑食得多，食食芫荽葱也好。

——食葱哇，食葱通氣，通氣的放臭屁多多……

——勃勃勃，放臭屁。

——勃……

有個較有技巧的野孩子在這當兒，兀的把一支手掌插在另一支手作抽吸狀的腋底下，這就像放屁似的發出勃勃聲。往下去，大家也作狀的把手掩鼻頭：

——臭呀臭呀。

那個個子較矮小的挨近肥婆的腳跟在高唱時，冷不防給肥婆的臃腫胴體差點壓個正着，那把鵝公聲還吵得震天價響：

「臭你媽個……」

同時同刻，總免不了有幾個愛管閒事的閒人在交頭接耳：

「呃，這個女人是傻的嗎？」

「傻？一點也不會傻，祇不過野孩子們唱唱她，尋尋開心吧。」

「看這富婆型的……在市集里挺貪小便宜的。」

「是叫人跌眼鏡的：看不出是個小偷，大概是手勢慣了吧！」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

「……」

當作別人不知行徑的肥婆，經過一陣給野孩子的搞搞擾擾，很快便裝作不當作一回向自己身邊發作的惹笑事，反而一本女人的裝整個「搔首弄姿」樣相，好似選甚麼美的大會上所出現的模特兒，要不是志在叫人看真她指頭戴的鑽石戒指幾卡拉重挺值錢的，那就似乎令到人家會下意識的認清楚她是個富婆，根本不是追隨在身邊的野孩子閒聊的對象。在這橫街窄巷的市集里，肥婆頭家嫂幾乎是風雨不改的天天在趁熱鬧，有時所不同的是和肥佬頭家一起巡來巡去。這，算不得是這市集里的新聞人物，而算得上寫寫花邊新聞的，倒是這對肥肥的倆公婆在一檔魚攤前買了幾尾甘夢魚便上菜籃了。

「唔，頭家，這些甘夢魚挺够肥美……」

魚販識趣的撿上幾尾在討好討好。

「哦哦，那我買些去做釣魚的餌，不要太大尾的。」

隔天，肥婆頭家嫂却來跟魚販算賬了：

「賣魚的，你賣這些餵貓的死魚……你害人，害……肥佬鯁骨……送去醫院……」

魚販強笑：

「頭家嫂，今天你買大肉的馬鱔魚呀，石斑魚，骨不會多，骨不會多……我虧點本算特別價錢……」

那個肥肥的脖子一縮，好像搔着癢處的：

「哦，我不要你賠醫藥費，你還想做我一筆生意？嘿嘿，算你佔便宜

，好嗎，你今天真的給我幾尾餵貓的甘夢魚不計錢，我就不向你討醫藥費……」

「不行，不行，」魚販生氣了，「我……一輩子賣魚的，沒有碰到有人說食魚鯁骨要我賠醫藥費……」

「不行也行，我一定要你賠幾尾……餵貓。要嗎，我要告你一狀……」

「不行，不行」

「不行也行，我一定要幾尾……」幾尾甘夢魚給撿到菜籃里去，「不值錢的餵貓爛污貨，倒便宜了你！」

「不行，不行。」魚販邊說邊拖住那菜籃，「不行……」

行不得。

這市集里原本是很偃仄，經肥婆跟賣魚的扯扯談談，吵吵鬧鬧，漸漸的，人們給肥婆那把鵝公聲驚動起來，看熱鬧的人當然愈擠愈多，多的是好奇觀望，好奇……消息靈通的野孩子們也想竄進來看熱鬧了。

意外的，這當子竟有人大聲叫：

「揪住她，這……偷紅毛茄的肥婆……」

聲響過後，好容易出現了一個白頭婆，是距魚販檔口不遠處販賣蔬菜和雞蛋的。

「揪住她，她剛剛路經我檔口……我親眼盯准她……偷了我一粒紅毛茄，放到『的確涼』的西裝口袋里去……」

儘管白頭婆聲嘶力竭的邊說邊要衝向肥婆身邊時，而始終沒有人敢動手幫忙的，反而見到肥婆頭家嫂把雙手插在腰際，理直氣壯地抗議：

「喂，你是幫賣魚的忙，抑是來跟我搗鬼！你亂開口，你認錯人！你誣賴人！」

「不會錯，你偷我一粒紅毛茄……」

「吓，」鵝公聲像給擴音機擴大了那樣錚錚聲，「一粒紅毛茄值多少錢，你，你，你帶眼識人，識得我……百萬富婆麼，呢呢，我指頭的鑽石戒指

不要說價值多少，就是體型的大小也不會比一粒紅毛茄細得多……你不識人……」

「我……識你，偷我一粒紅毛茄……揪住你……」

「吓，吓，你聲大，我怕你嗎，你聲大，我比你更大。」

白頭婆祇是那幾句：

「你……你……偷我一粒紅毛茄……」

觀望，好奇……當中有人替肥婆呼寬：

「一粒紅毛茄值幾占錢，何必大驚小怪？」

「是呀，人家滿身珠光寶氣，雍容華貴……」

「鑽石戒指似猫眼那末大大的幾卡拉重，重過紅毛茄。」

「白頭婆替賣魚佬扯猫尾是當真。」

「……」

呼冤之外，却有人主持公道了：

「捉賊論賊！一定要有賊有證才對。」

「無賊證而誣賴人家是犯法的。」

「對對，既然一口咬定……偷紅毛茄，那就大家做個親眼見證：證明懷疑偷人家紅毛茄的給搜身，事情就當場大白的了。」

「搜，搜身，唔唔。」

「搜身……」

「……」

野孩子們當中有竄進人叢中，聽到搜身的便覺得不對勁了，因為，在平常時所見到肥婆穿的「的確涼」西裝褲沒有口袋的，她寧可把一截老薑和一條葱放在手提袋里……那末，搜她的身定是空無所獲，究不如大大聲的提議……提議搜她的手提袋……這手提袋連一截老薑也給放進去……但在想插嘴當中，想不到那把鵝公聲搶先揚開來：

「搜身，好！搜身，大家聽到搜身是搜一粒紅毛茄，聽到麼，搜一粒

紅毛茄，是一粒呀，紅毛茄一粒，好好的圓整一粒紅毛茄，大家聽明白麼？好！如果搜不到一粒紅毛茄時，那又怎麼辦？你們要知道：法治的地方是沒有人情可講的，誣衊是犯法的，誰能負擔得起訟費和堂費？你們要好好的想過，然後才可講搜身呀搜身……我指頭那鑽石戒指可够打官司打到樞密院去，聽到麼？大家聽清楚……想通想透……」

觀望，好奇的人，面面相覷，像看電視碰到節目中斷那末注視着往下去的演變。是的，搜身萬一搜不到贓物，可能以誣衊罪反會鬧上法庭，到那時，白頭婆怎能吃得消，就是在現場的，看來也不會有人挺身而出做做證人的。

還是那個竄進來的野孩子眼快：瞧到肥婆穿起了肥佬的有口袋的西裝褲，而且兩邊口袋都漲卜卜。於是，他左衝右撞的竄到肥婆的脚跟做手脚，向她的褲袋去摸索，一摸再摸，竟呱呱叫起來：

「紅毛茄在袋里，紅毛茄在袋里……瞧呀，兩個口袋都漲卜卜……」

「非禮呀，非禮呀，摸女人……馬打（警察）呀……非禮，摸女人……」鵝公聲嚷得大大。

白頭婆原先要揪住肥婆的，如今，肥婆却揪住那個野孩子喊非禮。當街非禮就非同小可的事了，事情可弄得大了，可是，野孩子畢竟够野的，管不到肥婆撒野，仍然以迅速的手法往肥婆穿的西裝褲那兩個口袋摸索，肥婆却拼着性子的向野孩子碰呀撞的，一兩個回合，那條「的確涼」西裝褲兩邊的口袋部份已滲出不少汁呀之類粘液，足够有人疑心肥婆「邪不勝正」的給唬得撒了一泡爛污……

野孩子還是不服氣的纏着肥婆的大腿：

「紅毛茄在袋里，袋里……」

袋里粘液滲出以後，很快便消失漲卜卜的樣子。這可叫像「啞子吃湯細心里有數」的肥婆向觀望的人發雌威了：

「是搜身，搜一粒圓整的紅毛茄，對麼？好了，我該把口袋翻出來給

你們看，看看是不是有一粒紅毛茄，一粒是一粒，圓圓整整的才算一粒，明白麼……」

口袋左一翻，右一翻，翻出來的是破爛的雞蛋殼和破爛的紅毛茄渣，這都是人們日常生活所需的維他命精華。

太陽從遮蓋縫下露出微笑。



小人物大事記

跟普通的宴會一樣：大場面的宴會最守時的也是最早到。

早到的他，在招待的握握手也敬烟而說句「隨便請坐」的客氣話後，祇得隨便找個座位坐坐，也隨便啃啃花生打發時間，這可管不了遲到的訕笑家里沒開火爨趕來吃這一頓的。

眼下，也有三三兩兩的賓客進場，這是很自然的現象。因為，這場面就好比誰也會知道有油水而抹不乾淨的食桌，向來挺知味的螞蟻是不會放棄品嘗的，然也不會獨享的招來三三兩兩同好，還客客氣氣的彼此碰頭打招呼，祇差沒有像人們那樣曉握手為禮，這可見得也是知味的賓客比螞蟻畢竟高一級有人情味的。

三三兩兩的普普通通賓客，也是在「隨便請坐」的隨便招待下，同樣隨便找個座位坐坐。

早到的他，那座位旁邊已坐了兩三個生客。大家既是陌生的，禮貌上彼此點點頭、笑笑。似乎不需請益也心領神會：不是叫做阿貓的，可能叫做阿狗，更不用說彼此都是普普通通的賓客，作客的目的是來吃一頓也見見大場面……

濁氣叫人濁不能耐——烟卷的氣味作怪。

賓客到多了。

陸續到來的賓客是有份量的，已不算明文規定，有份量的賓客必定要遲到，然也有夾在當中不能作等量齊觀的普通忙人。但，這刻迎賓的人物一定是有份量的，大多數那是襟頭有朵紅綢花，也有像電影里見到佩個所謂荷蘭水礮蓋的，這些迎賓人物身段並不一樣，變化也多，可以看得到的，板着腰迎來那位賓客一定是夾在中間普普通通的忙人；反之，中之上的

人就答答頭也露點似笑不笑的樣子，要是一下子打躬作揖，或者是緊緊握手像給磁性攝住的，嘻嘻的尖笑聲好似哮喘病發作那末難聽，這個受歡迎的肯定是非富則貴的了；再來的呢，要是用電影術語的所謂慢鏡頭的鏡頭拍攝下來，可以清楚看到那些有份量的迎賓人物都會擁過來，對這位頂尖的賓客不消說禮待有加，加在這糖樣甜的賓客身上，大家都想一下子撈點甜頭……

早到的他，向女侍應生要了一杯冰凍的啤酒，在獨酌無相親的現場，這啤酒凍是够凍了，可以說是涼沁心脾的，但，孤獨的喝啤酒，這味道是苦澀的，不足爲外人道的。

錯了，他實在不應參加這大場面，家里人說得對：「見見大場面嗎，你見人，人家未必見你，因爲你渺小得像一粒眼屎。」而參加這宴會在趕早到之前，偏偏家里人燒了「西洋菜猪肉湯」，多喝幾口，水份多了，膀胱膨脹了，這下子正是找廁所的時候了，真不該再喝杯啤酒；然而，家里人在出門時再三吩咐：「你這喝酒的酒仙，燥熱到不得了，我才燒湯給你喝，那你就別喝白蘭地烈性酒。」自己偏偏有口酒癮的，烈性的白蘭地酒喝不得，退而求過癮的啤酒也是聊勝於無的。

早到的他，悶悶的喝苦澀的啤酒，呀，對了，不是啤酒的味苦澀，實質的是自己的體內燥熱。據說，釀啤酒用的是槐甚麼花，是有一定性消散燥熱的作用。他有了這心里作祟，反而向女侍應生要了一杯冷凍的啤酒又一杯，還不覺得够喉，便索性討了一瓶放在自己的座位椅腳供自斟自飲……

他已經多次到廁所小解了。

賓客顯然沒有到齊。

早到的他，那個座位有一面大玻璃鏡對個正着。在他悶悶的沒有菜餚下酒而花生也啃完了時，竟發覺這鏡里所反映的場面是够體面的，花花綠綠的衣着，分不出是男、是女，甚至那些髮型也同樣分不出是男、是女的多……但，都看得準是人，是來參加這宴會的人……這些人，有許多已就座

，有些還是穿穿插插的找座位，或者是想找個稔熟的談談……反映這花花綠綠的場面，倒似畫家的一幅未完成的抽象派傑作；到了有點噪雜的聲浪時，在繚繞的香烟掩映視線下，則又似看到一大籠色彩斑駁的雞呀鴨的擠在一起，祇不同的是雞鴨籠擠的牲畜有一定的數量，而這場面愈擠愈擁。

樂隊奏起樂曲了，擠呀擁的在精神上多少得到一點調劑。

早到的他，又到廁所小解去。

這趟跟前此不同的，是廁所里也熱鬧起來了，這可以想象得到的，是賓客沒有到齊不能上菜，大家都會來一杯啤酒……漸漸的，都會膀朥膨脹，都會到廁所……

意外的，他在廁所門邊，拾到一個像半張明信片大小的硬卡片，還插有回字別針的。起初，他還以為侍應生之類辨別姓名職位的身分證，但，一看之下，竟是這宴會里一個被邀請的貴賓的身分證，是兩色印刷的，上端的一行小字是有份量的身分表明，當中三個花生米那末大粒的字是這貴賓的尊姓大名：——

文德甲。

拾到這硬卡片的暫時放到襯衣的口袋里去，打算在適當的場合里託人在「米格風」前宣佈，俾便物歸原主才好。然而，不巧的是這趟回到原來的座位時，竟給一個老太婆佔據了。佔據了這座位的老太婆正在安詳地捻着那串經珠，口里似乎在唸經，叫人開口不得，旁的人也少管閒事似的笑笑示意作算讓位，叫他可另尋高位……

这下子，早到的他像遲到的賓客那樣東找西尋……他真想就這樣回家睡覺去，但也一定受到家里人奚落，倒不是好受……「既來之，則安之」，祇可耐心地找找……找呀找的，竟有一支手觸到他的腰旁！

『找座位麼，這裡剛好有空位的。』

是空的一個座位，但他差些不敢坐下去，因為叫他坐的，十足像個紳襟，那畢挺的西裝大衣還沒有寬下；身旁那位貴太太剛接過女侍應生拿來

的汽水在喝，拿杯那枝手指頭戴的鑽戒就像枝手電筒那末照耀過來……

他終於眼花花的坐下。

又要了一杯還是脫不了苦澀的啤酒，苦澀的還是要悶悶自喝，悶悶地喝，連旁邊那對高貴的夫婦也不敢再打一下眼角……悶悶的，悶悶的……他摸着自己襯衣口袋那硬卡片，撿出來，看看……可惜他不再是對着那大玻璃鏡，否則，他可能看到那個遺失這「身份卡」的人焦灼地尋找這失物的樣子。是呀，這「身份卡」用回字別針插在襟頭來表明身份是挺够體面的……

他偷偷地在襯衣的口袋外邊用回字別針插起這「身份卡」。隨後，怪不好意思似稚子畏羞把手掩眼的去遮掩它，一下，又一下……他想不再除下了，這可能叫有認識「文德甲」這人的，馬上會通知來取回去，那是比通過「米格風」前宣佈有效。

他覺得像做了一宗「好人好事」似的，說不定明天的報紙會對他發表新聞稿表揚一番的。這當兒，他喝的一口啤酒不覺得苦澀，反而是甜甜蜜蜜的……

『哦，你是一一』

兀的，旁邊那位紳襟一邊瞧着他口袋外的「身份卡」一邊也笑談起來，他以爲這紳襟會幫忙做了這宗算是「好人好事」的事，便再不會怯生生的迴避，反而放眼盯上盯下，盯呀盯的，竟盯到這紳襟的大衣口袋外也有一個「身份卡」，尊姓大名是：一一

彭亨。

萬想不到遺失這「身份卡」的「文德甲」竟是「彭亨」屬地之下的下屬。這趟，不想答話也要講幾句：

『我這……這文德甲……』

這「文德甲」該表明的是「拾」來的，不是真正的「文德甲」，但，要命的樂隊，正在奏出超旋律的音樂，把整個場面吵得似要倒塌的，誰也



「我已被封做督……督督……我太太是……丁丁……」

祇覺得耳膜嗡嗡聲，根本無法聽到誰的對話。這，總算有點理性的樂師，在這頓音樂演奏過後又輪到歌唱，歌唱的甚麼星雖賣力的哼，但也有時在「過門」漏了一點較低的吵聲，使對話的也可以聽到長短句：

『我彭亨……正在想找你文……德……甲……』

被稱做文德甲的始終聽不清楚，一道菜又上過一道菜，那個紳襟已給酒精弄鈍了舌頭，在音樂和歌聲的噪吵雜聲下，講的話更叫對方聽不清楚，但仍然要斷斷續續的講：

『我已被封做督……督督……我太太是……丁丁……』

在散席之前，那個紳襟向對方索了一個地址，說是俾他日登門拜候拜候的。

酒後。

那個脚步浮浮的回到家里，他的太太像往常一樣：對這醉酒的免不了嘖哩咕嚕，隨又扶着這東倒西歪的，一方面也盡了做妻子的天性，那是習慣地打從熱水壺里倒些熱燙的水滲點花露香水，好讓他倒頭睡下時，把面巾濡濕而敷面起點醒酒作用；有時，如酒醉的還有幾分醒覺，因而要求喝一杯也是起點醒酒作用的洋參湯，做太太的也會在嘖哩咕嚕的現場做得到。

可是，今晚是例外的一晚，他謝絕了太太的一切好意體貼，還呈現出清醒十足的神氣，逕自坐在梳化椅，點上一枝烟，吸了一口又一口……

『俗語一點不會錯：酒後吸枝烟，快活似神仙，太太，我今晚真爽……嚶嚶，我今晚參加大場面的宴會，嚶嚶真爽……』

做太太的斜乜了醉酒的一眼。眼下，噴得白濛濛的烟捲烟掩不住那臉酒色，那是有點像夕陽反照紅，但，比蒸熟了的蟹殼還迫真，因為紅殼上最突出那雙眼，在酒意的相影之下已見拙到沒有神氣。這雙蟹樣的眼睛，叫人聯想到等下會在紅里翻白時，接下去是嘴巴一張，「嚶」的一聲便會嘔出一口混和酒臭的殘羹餘餒，污了睡床和地面，準够做太太的服侍半個忙亂的晚上。

「噁 噁」他那口酒氣叫人掩鼻的，『太太，你一定討厭我又會嘔吐了，又要服侍我了……太太，今晚你儘管放心，我不會醉，我早就聽你吩咐，我祇喝啤酒，雖喝得肚脹，但不會嘔吐……噁 噁，今晚這個宴會的大場面，噁 噁，真是空前絕後……噁 噁，真爽，真爽……』

到這場合，做太太的蠻有應付的經驗。那是說，看慣了酒醉的在酒後挺多話講，挺會嘮哩嘮叨，跟那些三姑六婆型的長舌婦差不了多少的，就這樣，她坐在醉酒的旁邊裝做渴睡樣的愛聽不聽，一面打呵欠把手去掩口作狀。

『太太，你真是女人氣質十足。噁 噁，得罪你，得罪你，我不該說你有女人氣質……實質的你有怪脾氣，怪在連大場面也不喜歡見見面，我却喜歡去充充，也不是硬要你去充，女人家真是一一雖生人世上，未得謂之人。』

『是人怎樣？怎樣才算大場面？見見大場面或者充充大場面又有甚麼好處？』他的太太終究會喉嚨發癢的，『哼，你不會答復我的。好吧，讓我說些給你解酒的話，我嗎，我充充大場面不會比你少，其實，一百幾十席的場面，參加的千多個賓客，有些好像廣東俗話的「爲食」（貪口腹之慾）而到，上菜囉，大家不客氣的搶先下箸；對於酒的消耗也盡了公民的納酒稅義務而作牛飲狀；有歌台的會唱出「往事祇堪回味」的流行歌；等到散席了，大家一擁而散出去；那當兒，祇見黑壓壓的一群，好像那齣「養鴨人家」電影里見到黑壓壓被趕走的牲畜……』

『嘿嘿，嘿，婦人之見，嘿！婦人之言勿聽！天生劉伶，以酒爲名……我，文德甲……哦哦，太太，我的的確確沒有醉，我還要你拿一瓶……烈性的白蘭地才够刺激……我還要過癮……噁 噁，真爽……今生今世，還是第一遭……真爽！酒快拿來，太太！』

『人家出酒你出命。』做太太的拿酒來時悻悻地說。

『現在，我飲我自己的酒，跟別人家無關係。我的太太「你有無搞錯

呀」？好吧，你也來一杯！俗語講得好：「妻憑夫貴」。今晚，你飲過這一杯，來日你也會有出人頭地的一天……到那時，你，你會給人家稱呼做文太太，自然是個貴婦型的太太，出人頭地的太太……』

『喂，「你有無搞錯」？醉嗎？居然稱呼我做文太太，自己又是口口聲聲認做文德甲，詐醉真醉？我嗎，不一定妻憑夫貴才會出人頭地，時下做女人的，想要出人頭地倒不難，明天嗎，我去買一雙六吋高木屐變型的新款鞋穿起來，那不是一樣出人頭地嗎？』

『你這些是小家氣的話，我無搞錯。在以前，你大可以小覷我文德甲——我無搞錯！——是個沒出息的丈夫，我或許會低聲下氣不會跟你抬槓，但，經過了今晚的大場面……我文德甲跟從前的……前後判若兩人了。眼前，我可打個現成的比喻，比喻我噴出一陣濛濛的烟，在太太你瞧瞧跟沒有瞧過一樣，是從前同是面熟而心目中是個沒出息的樣相，不瞧也罷，隨你的便，可是呀，可是那陣白濛濛的烟飄散過後，在太太你跟前的文德甲，已是個紅光滿臉，氣息非凡的可人兒……』

『文德甲長，文德文短，是醉的，醉酒的長氣的氣。醉酒的，十個有九個都是……』

『總是十個有九個，行啦，我是第十個的一個！你瞧吧，的的確確是紅光滿臉，氣息非凡……來來，斟一杯，我真爽……斟一杯，讓我把真爽的一回事，呷一口酒便一五一十的說出來，俾你安詳地接受將來妻憑夫貴的事實，今晚睡一頓甜甜的……』

說甜甜的從襯衣袋掏出像半張明信片大小的雙色印刷的硬卡片在太太面前揚揚：

——文德甲。

『太太，我就是今晚的文德甲。現在你瞧瞧，無搞錯的呀！哈哈，你暫權充文太太也不會虧待你……來來，先跟我斟一杯，然後，靜靜的告訴你……是靜靜的……隔牆防有耳……最好躺在床上談個通宵，那才不會担

心人家聽到……』

做太太的聽來的事，免不了將信將疑，致使她打不起精神，眼皮快要下垂了。

『唉，你聽完了，保你今晚也會興奮到睡不着！那個彭亨先生，生得一表紳襟樣相的：兩耳垂肩，五嶽朝天……是大富大貴的福相，那雙手真像柔若無骨的，跟我握手時好像握的是玉掌，滑滑的，跟他太太的差不多，祇差是，他太太戴了幾卡拉的鑽戒，我不敢大力的握，怕的是因此滑落了挺貴重的鑽石……最後值得一提的是……是那個彭亨先生講話時的聲音響亮有力，可惜樂隊太吵……我聽到不多，還一樣灌在耳里，真是娓娓動聽……他還說，最近給封做甚麼督，督甚麼的……他的太太是封做了……丁。我抄了一個地址給他，早晚他會按址訪我的。他看得起我，那我不想發達也難了。可遇而不可求，所謂高抬貴手的提攜，憑這個甚麼督呀丁……』

『哦，真是聽到我發傻，說穿了，祇不過督督丁，督督丁，督督丁丁……』

『呀，真是女人氣質！甚麼督督丁，督督丁……人家有的是被封的頭銜，是榮幸之至的……你我都別夢想得到的……』

『那我現在試試做夢去……』

『太太，唉，你真是……』

是有人敲門聲。門外傳出響亮有力的聲音：

『文德甲先生在家嗎？』

叫做文德甲的五臟六腑一挺：這貴人漏夜過訪無疑了，真有超人的熱情，說不定談個天亮……

可是，開門進來的最先講話的並不是彭亨先生，反而是旁邊的一位陌生人，帶幾分酒氣的表白來意：

『勞駕彭亨先生按址來訪，非為別事，而是據彭亨先生說你有了我文德甲的「身份卡」，這，我不會懷疑你怎樣得來的，我也不想索回，橫豎

這場宴會完了，再沒有甚麼用場的，我想看看這「身份卡」後面，因我昨晚做夢得大伯公報了四個真字，我要下一大注萬字票的。』

那個打從襯衣口袋掏出「身份卡」的，來不及答辯時，太陽穴兩邊已出現了一條條跳動的血管，似蚯蚓那麼粗，却不住地跳動又跳動，跳到整體很快便無聲無息的倒在門邊，但手里還死硬的緊握着那硬卡片不放。

那個眼快的看清楚硬卡片後四個真字，便咕噥着：

『管他死的……』

「砰」的關門聲把咕噥的話截斷，酒氣却在門里門外盪漾盪漾……。



無名氏家譜索引

周末的傍晚時分。

薛老師要早早睡覺。飯後，便吩咐乾囡囡也是從前讀幼稚園的學生茜茜不要打擾她。這乾囡囡該是又愛又恨的，愛她的聰明伶俐又活潑，却抵消不過她的頑皮；常常當薛老師坐着打瞌睡也會來拔白頭髮；或者，當薛老師搓衛生麻將時眼神較倦的一忽，會亂報牌張弄到她吃詐湖……最要命的是突然在背後噤一聲，使到有心臟病的薛老師幾乎死過去。

「嘻嘻，我懂得，我懂得，薛老師早早睡覺去找周公拍拖！」

「胡說，胡說，我要打你，你這小鬼頭。」

「嘻嘻，打得到，給你一分錢買蜜棗。」

茜茜就這樣溜遠了。

當這一刻，采風樓門外有兩個按門鈴叫門的人。可以看得到的的是跟她薛老師一樣頭髮斑白的老姑婆，分明是大魚和小魚。那是采風樓主人娘舅，最先叫喻老師做大魚的；女主人舅媽也給姑老師起個小魚的花名，說是風趣。因為，她倆姓喻和姓茹音相近，倒不如叫做大魚和小魚容易記得起，正如薛老師的姓太僻，有時就取笑她為薛姐姐，是賈寶玉的愛人，那却似有損她為人師表的尊嚴，但薛老師未常因這些小節而彼此鬧翻。為的是，大家都是寄宿在采風樓里的退休教師，可以說是親同姐妹的一家人。所不同的資歷和人事關係，好像姑老師認文文做乾囡囡，她是個中學教師；當過小學教師的喻老師則叫父丈做乾囡囡——算來彼此都是一家親。

說來，學歷淺但最先入室的却是薛老師，也比較早給采風樓主人看得上的，比如，經常對買賣股票、地產、房屋……娘舅對薛老師特別照顧，有商有量，為的是薛老師當了一輩子幼稚園教師，退休了，手上執有不少

流動資金……娘舅對薛老師早期投保一筆人壽保險，所經手應賺的佣金，連一絲一毫也推還給薛老師，薛老師也就看重乾囡囡茜茜，要她做了「掛沙」（遺產承受書）的當然繼承人呢。

大魚和小魚都不會知道這份個人的私事，有如世俗所謂小魚不會知道給大魚吞吃的一刻，是這般世事難以逆料的意圖。可對的，她小魚茹老師在相識舅媽之前，是患上了子宮癌的，慣於好心為人奔走的舅媽，說是含着一泡眼淚在茹老師面前求神許願，也在佛爺前求籤得到慈悲的指示：要文文拜她做乾媽便逃了大限。大限逃了免死的茹老師，在舅媽的好意指使下，買了不少便宜的金鋼鑽和金飾，還和乾囡囡文文聯名去開個保險箱。

這也是人不知鬼不覺的事，即使大魚張大了口想吞吃，也在朦查查的情況下無濟於事。

大魚呢，遍身有多少片鱗，數也數不清，連她自己也不大清楚。當然，采風樓主人和乾囡囡丈丈也未嘗下手數過。爲了一秉善心人的好心腸，在經過大魚喻老師自己同意之下，舅媽另採一種手法替她喻老師做了不少甚麼會，那是死後可以拿一筆錢，說是憑這筆錢好歹爲她喻老師身後做做法事，拜拜梁王懺，使來世昭生苦海甚麼的。這些箇好事，作爲一個退休的教師，是不便向人宣揚的，因爲迷信的成份說是降低了師表的身份，所以，心中有數算了，天下間真的坦白的事，是不常見的呀！

這刻見到的，是薛老師拿了鎖匙去開鐵柵門，鬼鬼祟祟的茜茜却躲在她的背後，又玩那伎倆了：

「噤！」

薛老師足足嚇了一怔，面色差些沒翻白，鎖匙却落在地面了。這倒急了喻老師：

「快點，快點，別開玩笑，快點開門……」

是的，喻老師有嚴重的糖尿病，膀胱里有點不對勁時，是忍無可忍的。

「急甚麼」，茜茜學着大人的腔調：「媽咪剛從三保洞打電話來，說

是明早才跟爸爸回家，今晚呀，你們老師不需幫忙做齋菜了。媽咪說，明天索性叫齋菜館上門到會……」

「別開玩笑，快點……」喻老師說得急急。

「茜茜才開過我的玩笑，我差些嚇煞了」，薛老師面色猶有餘悸。

茜茜做個鬼臉，但很快便拾起地面上的鎖匙，却給薛老師搶過來開鐵柵門：

「去你的，小鬼，真討厭！可不是，我剛剛吩咐她……」

還是要快去小解的喻老師，可管不了薛姐姐對乾囡囡茜茜談什麼愛呀恨的恩恩怨怨，祇很快的記起采風樓明天有個幾乎成了例常的親友招待會，是每個月初一和十五舉行的。這不是「爬地」舞會，也不是甚麼酒會，祇是常常在事前先行備辦一些齋點，比如甚麼燒鵝，齋紫蹄，齋叉燒，齋燒雞……都是舅媽一手經理的。有時，他們幾個老姑婆也會幫幫忙的，自然不像舅媽做那手叫人稱道的好工夫，就算是娘舅幫一臂之力，也不比舅媽做的吃香，所以，這個招待會就每每吸引不少善男信女來隨緣吃吃素的。娘舅的另一手工夫，却是在招待會上總要把精裝的一巨冊「無名氏捐款錄」擺在廳堂里的顯著地方，特地叫茜茜幫忙親友們東翻西翻，自己則對冊子里貼的新聞剪稿指指點點，特別是有照片的地方，他就更多話把：

——這可憐，斷了臂，以後生活無着……

——那是寡婦，那是孤兒……

——這風燭殘年的老人，真是……

——唉唉，無情的一場大火，可憐的災黎頓失家園……

——多麼可憐……

接下去，可以看得到的鉛字，很刺眼的，是有些善長仁翁的捐款，當然，捐多捐少不一定，祇是一定有一個「無名氏」樂捐，看的人也算不了捐多捐少，大家看時都心里有數，所謂「多多益善」，「少少無拘」。而所謂刺眼的，是采風樓主人公開這冊「無名氏捐款錄」，老是在剪出的報



一大堆人圍看娘舅翻着「無名氏捐款錄」

紙字里行間刊出「無名氏」三個鉛字旁邊加劃條紅綫，那是叫人非看不可，但看了却不明白這「無名氏」是誰？誰是「無名氏」？

不可否認，喻老師的頭腦里既然熱中於身後的做做法事，拜拜梁王懺，也就自然而然的對「無名氏」熱心捐款救濟甚麼的，總比一般感動得多，就這樣，如有人對她問起「無名氏」是誰時，她劈頭的總是那兩句口頭禪：

「善欲人見，不是真善。」

跟着，喻老師「妙在不言中」的斜乜着嘴角，當衆對采風樓主人娘舅一瞄再瞄。

這總算大家心里有了印象，尤其是差不多像生活在采風樓的幾個老姑婆，即使是個沒有甚麼迷信報應之類的頭腦的，也每每私下認可：娘舅是個善長仁翁，也正所謂「取諸社會，用諸社會」，而又不曾為名為利的，最起碼也不要刊出真實姓名去賺得個人的表揚，這樣的善舉是令人感動的。有這樣善心的人，可以說，天下間貧苦的人得救了，難怪很多隨緣來吃素的，私下想跟他結結善緣，比如，讓他的兒女來做做乾兒女……愈來愈多人認是前生修得到的甚麼果，是可以對娘舅……

急於去小解的喻老師在極度感動的情緒下，把娘舅這個善長仁翁想得過火，想得太多，毛孔一張，打了一個冷震，又打了一個噴嚏，便忍不住把廁所門衝擊得倒塌似的轟然聲響，好像經這樣的衝擊，作算是老姑婆的老師，却不便提出那句所謂可以「寄妻託子」的好話了，還是急急關好廁所門為當務之「急」呢！

茜茜已趕到廁所門外，忽然大驚小怪起來：

「嘩，地面濕濕臭臭，大魚老師撒了……」

喻老師在廁所里的反應：

「去你的，小鬼頭。」

小鬼頭茜茜沒有遠去，她跟乾媽薛老師和小魚姑老師已一起坐在客廳里了。

「茜茜」，薛老師沉着氣：「剛剛我吩咐的話，你還記得嗎？」

「記得，記得，今晚你跟周公……周公……」

「胡說八道！你如再說，我打你，打你……」

意外的，這趟茜茜沒有溜走，反而依戀在乾媽薛老師跟前，使到旁邊那個小魚姑老師，忽然想起自己的乾囡囡文文放洋去鍍金了，一年，兩年，他還沒有完成學業的好消息，也沒有隻字問候乾媽的，而乾媽的保險箱正是他有份簽名的，這孩子讀他三幾年書，鍍的是真金，是假金，倒沒傷大體的，祇要他三幾年後回來討一門親，作為乾媽的親眼看到有這喜上眉梢的一天，那麼，保險箱管他自己一個人簽取也是心甘情願的，但旁的人說，文文這孩子……

忽的，薛老師對依戀在身旁的茜茜摸頭又摸頭，似是有意對小魚姑老師說的：

「還是女孩子好，她呀，頑皮是頑皮，但她挺得人意，特別像隻依人小鳥。」

姑老師呆呆的沒做聲，是的，要是女孩子，那麼，她當年求的靈籤不靈，認錯了文文做乾囡囡，也錯過信賴乾囡囡文文讓他有權簽名開保險箱。可是，自己是個老姑婆，一輩子辛苦賺來的大把錢，除非預先立遺囑捐給安老的甚麼機構……。可是，即使文文這乾囡囡不爭氣，而爭氣的，却是采風樓的主人娘舅，他是個善長仁翁，他取諸社會，用諸社會……。即使她姑老師的保險箱給娘舅簽名……。簽名，將來也是做善事，用無名氏去做善事，這無名氏的光榮，她姑老師也可以佔一分光，也可以說，無名氏不一定娘舅一個人做得來，無名氏也算是姑老師，姑老師也當得上是善長仁翁的名無氏之一。

姑老師想到竊笑起來。

大魚喻老師也到了客廳，她沒有關心小魚老師的神態，祇記起剛才薛老師所說吩咐茜茜甚麼的，便隨便問問：

「薛姐姐，你吩咐乾囡囡茜茜……呃呃，不說也罷，今天是周末，我們還是搓幾圈衛生麻將好了。」

喻老師拖了一把椅子在坐，說話倒很輕鬆，但還脫不了剛才急急進廁所那份窘態，所以，惹得姑老師橫過一口：

「噲，你急什麼，要搓麻將嗎，我們三個人正犯了三缺一……」

「不要緊，我們試試搓三腳麻將，作算是我們退休後的一種新興課外運動，還會對身心有益！可不是，人家有大把錢在公館里搓三腳麻將，聽說，輸贏是千對千的……」

「人家大頭家多的是鈔票，我們呀，吃的是一輩子粉筆灰，從黑板上揩揩抹抹……到如今老了，在手頭積不了多少，怎可學人家模樣？我的看法是，是湊足夠四腳人數，不妨玩玩輸贏幾塊錢的衛生麻將，否則，我要早點睡覺……」

「哦，薛姐姐，你就想早點睡覺，不要陪我們玩玩，多麼清高的退休老師……」

「我早睡，是爲了明天……」

「明天，只不過是在這采風樓的草坪上打太極拳罷了，這是我們天天上的早課，何必操之過急，像大魚喻老師進廁所……」

「去你的，去你的……」喻老師的老臉皮泛紅了。

茜茜插了一口：

「……濕濕，臭臭……」

「去你的，小鬼頭，我要打你……」

說是打人的每每不會打人，反而微微笑地向薛老師說的明天問個清楚，薛老師便穩重的宣佈：

「是明天，難道你們沒有讀報……沒有讀到明天是大步行的日子嗎？我又要去參加步行了……天剛亮時，我要爬起床去報到……」

「這個嗎，所以我說你操之過急，像我們幾個上了年紀的，哪一個不

是還沒有天亮便爬起床的……」

「我曉得，我曉得，祇是我太興奮，太興奮，明天的大步行，我將會走在最前頭的……我太興奮，恐怕明早起床誤了鐘點，就要早早睡覺……我太興奮，我會走在最前頭……」

是的，這個體型有點胖得像個未經洩氣的魚鰾的薛老師，許多時，說是爲了健康着想，除了天天早上打太極拳之外，逢便有甚麼大步行公開舉行的，不論步行的路程遠近，她也例是搶先報名的，然也由於體胖的關係，她也照例是趕不上大隊人馬的押後，而却走完全程——卧室的牆壁上掛了不少受人鼓掌歡迎的鏡頭呢！

「唉，薛姐姐，恕我冒瀆了你，你還是不參加的好，一來，你有了一把年紀，運動麼，打打太極拳已經够了；二來，你的心臟比不上年輕人的，行程這麼遠，對你恐怕是吃力不討好的，中途會有意外……」

「不怕，不怕，我懂得一點生理衛生，人家走呀走的喝冰水，我嗎，好好的預備一條面巾抹汗，然後，喝一點背着那壺薄薄的鹽水……」

「那我還是說，你不要操之過急，像喻大魚姐姐……」

「去你的，你也學壞了，動不動就把我開玩笑！」

「唔唔，我們講講笑笑才是健康的要素。」

依戀在薛老師跟前的茜茜又插了一口：

「爲甚麼我講笑，講跟周公拍拖……講濕濕，臭臭。……你們做老師的總是把我禁制……」

大家都笑起來，却是誰也不便向茜茜解釋似的，而別有心事的喻老師，很快的便沉下臉，想到她的乾囡囡丈丈。要是丈丈這個乾囡囡也在身邊像茜茜那末淘氣，倒會減少渴望的渴，漸漸的導至自己的消渴症減輕……可是，丈丈如今去了東洋留學，學的是插花……一說是學美容……是插花也好，是美容也好，總不是好好地依偎在身邊，有這些乾囡囡，等於沒有乾囡囡，自己還是跟這三兩個老姑婆廝混過日子。雖說，有一個半個像茜

茜……唉唉，茜茜頑皮是頑皮，是淘氣，是惹笑的，可愛的，可恨的，講得出便沒遮欄的……

「哈哈」得不到答案的茜茜又爆肚了：「你們做老師的，幹嗎不要結婚？」

「你又胡扯了……」

「去你的，去你的……」

茹老師一聽到茜茜那把嘴，加上薛老師和喻大魚姐姐的發言制止，她便忍不住做了代言人：

「小鬼頭，你以為結婚好好？」

「結婚好好。」茜茜吮着指頭，含含糊糊的說下去：「結了婚有個家庭，結了婚有兒女，結了婚有個被老師禁制講笑的茜茜……」

這下子，大家聽到哭笑不得的交換了一下視線。是的，沒有結過婚的，怎也不能隨便說出不結婚的底蘊，即使過去有過結婚的概念而因失戀……這是個人的身邊祕密，正如個人的身邊存有的金銀珠寶，有如撈女和歡場女郎的實際歲數，祇有在菩薩面前或看相占卜的人口頭詢問下才會吐實的……而不知上下高低的茜茜，常常不管前前後後的講這樣子的笑話，總是招惹到老師們像吞下鉛般沉重的心事。

祇有例外的，茜茜也會講起老師的姓氏而索笑，好像以她習見的陳、李、張……之外，像乾媽薛老師，像大魚喻老師，像小魚茹老師……都是姓得十分怪的……

「唔唔，大魚吃小魚，小魚……小魚茹老師，你怕不怕？」

「怕甚麼，我姓的是個不大常見的姓，是茹毛飲血的茹，是茹苦含辛的茹，不是大魚吃小魚的魚，不過，真的姓魚的，倒是唐朝有個女詩人名叫魚玄機，她有兩句千古絕唱的句子：易求無價寶，難得有情人……」

「喂喂，」大魚喻老師開口笑了：「薛姐姐，當心你的賈寶玉變心，林妹妹才是寶哥哥的難得有情人呀！」

「人家講的是正經話，你却懷了邪念——真是誤人子弟的……」

「好好，那你以後不要叫我做大魚喻老師，免我會吞了小魚！」

「哼，你這姓喻的，祇得一把嘴，要是那把嘴沒有了，旁邊加了個人，看你會不會變做小偷的偷。」薛老師像上課講解似的說。

「好呀，好呀，我們的薛姐姐真的是生活在大觀園里，表現你的才氣去猜謎，行酒令，還會吟詩作對哪！對的，我姓喻的，確是多了一把口，却不是生安白造的，你查查『辭海』的編輯名單，查查中華書局的『唐詩三百首詳析』，正是有一位姓喻的老編，是同宗，是……你亂加亂說人是小偷，你才是誤人子弟！」

姑老師眼看講講笑笑將會演變為口角之爭，便不得不說句公道話了：

「薛姐姐要拆字，要行酒令，並不是存心對你有甚麼過不去的，其實，姓喻的沒有那把口，也是一個姓：俞姓的俞。」

「那我以後不再開口了」。說的對着薛老師，「我一開口便叫你當歸。」

喻老師說真的不再開口，薛老師却楞住了：這尾魚難道要躍過龍門去成仙成佛，竟會口不擇言詆譏人家當烏龜的，這到底是怎麼搞呀！連茜茜也似乎聽得過不去，總是沒精打采的呆瞪着。也許，老師們說的太文縷縷了，這小鬼頭有一知半解之嫌，但在大魚喻老師真的再沒開口講話之前，好像聽到的是「當歸」兩個字音，是當歸，她茜茜的媽咪一定喜歡，為的是在過去的一段長時間里，媽咪竟學起了人家吃素過日子，吃呀吃的，說是營養甚麼的差了，從此，脫不了天天把上好的當歸當茶飲，也落得祇在初一和十五吃吃素，但為了吃素這回事的隆重起見，却規定初一和十五來一個親友招待會……

「哈哈，當歸，當歸」。茜茜在別人眼下像無緣無故似的驚叫起來：

「當歸好，媽咪天天要飲……」

一聽到茜茜的後一截話，薛老師才領悟到剛才自己的誤會，誤會喻老師不懷好意開口叫做「當烏龜」的接近「當龜」的音意，恰巧，喻老師也

在這一刻解題了：

「薛老師的薛字，許多時會給人誤認做薛姐姐的薛字。其實嘛，薛字確是個僻字，讀的正是去了草頭加個人字旁的僻字音——請薛姐姐不要誤會我取笑——薛是當歸的別名」。

說來說去，這幾個老姑婆，不，不，這幾個退休的老師，好像是在替茜茜教補習，也像成教班上夜學時的講師，好容易大家覺得所講的，所聽的，都是入耳的，近情近理的，畢竟大家都是教育圈子里的過來人，絕不會對一些小事生芥蒂的，有時，反而覺得講講笑笑那份情緒的確有姐妹般親暱呢！不過，她們也有過表示，好像她們的姓氏太僻，別說彼此都是離鄉別井的，就是在日常生活圈子里，找個同宗的兄弟姐妹也不容易，這就可以說是舉目無親無故的了。也可以說，目下的親故，是有點像是尊師重道的乾囡囡和乾囡囡，而采風樓里那個善長仁翁竟首肯讓姐妹們生息在一起……

姑老師又是眼看講講笑笑將會演變……呃呃，這老姑婆總是多愁善感的，她感到自己的病雖說暫時不會惡化，但大多數患者算是染上絕症……會演變到像茜茜的發問的：

「……小魚姑老師，你怕不怕？」

是的，她姑老師的姓雖僻，但總算是一個姑辛含苦的姑字。薛老師呢、喻老師呢，也總算有個薛字喻字的姓，過去，她姑老師也想到有朝一日，她也會像所謂善長仁翁……把積蓄捐到安老的甚麼機構，然後，到安老甚麼的大家庭里去過晚年。呃呃，她也會起用個無名氏，她也會慫恿薛老師起用個無名氏，喻老師也是無名氏……我們生活在無名氏之家……

「今晚我想到一個很新鮮的好主意。」小魚老師像游到水面呼吸新鮮空氣那樣的啞啞嘴：「我們三個老傢伙原本是有個很僻很僻的姓氏，但，我想到終有一天，我們三個老傢伙捐出積蓄做善事，用的都是無名氏名稱，那是說，大家不求名利，大家不作自我表揚，大家跟娘舅的無名氏善長仁

翁看齊，做做……你也是無名氏，我也是無名氏，她也是無名氏……人人都是無名氏……」

妙在不言中的喻老師竟又斜乜了嘴，但這趟沒有娘舅在場做瞄準的對象，祇可坦然的說：

「人人都是無名氏，這叫甚麼世界！娘舅的無名氏是經年累月積成的，像我們一舉而想學人家冒認做無名氏，恐怕……」

「怕甚麼！」茜茜不管三七二十一，攔腰斬斷了人家的話，說是：「你們別欺我年紀小不懂得聽你們大人的話，你們議論紛紛的，可是無名氏捐款這冊子里的無名氏嗎？你們指認無名氏是我的爸爸，難道每個無名氏，每個都做了我的爸爸，你們錯了，錯了！我的爸爸有姓有名有氏的！爸爸說，爸爸捐了一分錢也一定要問明：能不能扣所得稅的呀！可以扣所得稅的才捐，爸爸也一定要討一張正式收條，是有姓氏寫明的收條才肯捐一分錢的……」

這當口，薛老師不再順口責罵，反而親暱似的親起茜茜的臉頰來：

「乖乖，你該說的不早早說，早早說了，我早早睡覺，明早大步行時我會走在最前頭的，我不會白白的讓攝影的獵取鏡頭，我一定要說明我是有姓氏的。不，不，不，我說岔了，我應該說，像姑老師倡議的，終有一天，我們把積蓄的積蓄堂堂正正的捐到安老的甚麼機構去，但我反對姑老師仍然起用無名氏的名稱。換句話說，萬萬不可像偽善的所謂善長仁翁扛起這塊無名氏招牌，反而去作欺詐、撞騙……我們老姑婆賺來的積蓄是有名堂的……所以，我重複的說說，終有一天，我們把積蓄捐出時，必要堂堂正正，要做就做，何必顧慮到甚麼『善欲人見，不是真善』的假仁假義……」

「乾媽，乾媽，」茜茜免不了有孩子氣質的在求情，「求求你，千萬不可在我爸爸面前講我說過的話，求求你，千萬……」

大魚喻老師和小魚姑老師——那兩尾魚交換了衝出網邊似的神色。

安哥和長袖峇迪襯衣

掀起了回憶的浪潮當中。

在最初的失業時，吃頭路的安哥，總是對着每月一張的日曆暗地里咒詛：這鬼靈精把月月三十天左右的日子套在花花綠綠的框框里，跟西洋棋盤的黑白框框比擬，可叫吃頭路的天天有舉棋不定的別扭心情在作怪。是的，在出糧的日子里，口袋里多了些錢，自然想到怎樣把錢來花，那光景，真是精神奕奕像條龍那麼活靈活現，等到錢花得所剩不多了，時間上又值將近月底尚無薪水可拿的青黃不接時期，口袋癢了就懶得到處走動，自然而然形成一條蟄伏了不想動的懶惰蟲。

「在糧尾接不到糧頭的真空時間里，雜貨店和熟食攤也聲聲埋怨生意差得多呢，真箇說的對——月頭一條龍，月尾一條蟲。現在，失業了，我更是條挑不動的懶惰蟲……」

安哥在肚里不時記起以往打着這份包含人情世故的官司，但没法取得判斷上的勝算時，便像聽到宣佈展期開審那末放心去睡他的午覺，真的不知天高地厚了。今兒呢，却是天氣太熱，睡午覺翻來復去像鍋里少了點油脂的煎魚那樣偏偏不成熟，祇可伸了一個貓懶又一個懶，呵欠更打得似鴉片仙烟癮起那末呼哩嘩啦，幾乎把整個估佢房間鬧得哄動，桁角間的壁虎像最先聞到風聲也溜得最快，那條尾巴還不住地在安哥的眼下晃擺呢。

「嘿！你也配作弄我，小覷我！」

他懶得起身。他睡的祇是「打地鋪」的木樓板，可以看得到懶起身赤着的上身，有着不少給臭蟲叮過的紅斑點，顯然他安哥已施捨似的把樓板里的臭蟲餵個飽，而他自己呢，在失業當中，哪一餐算是馬虎的吃了半肚飽，哪一頓還沒有着落，是有點顛簸不定似的……想着想着，偏偏這估佢

又是接近廚房的，再過一些時刻，廚房里會有不少住戶接連的在動手做餐，在燒菜……。

「壁虎對我晃擺着尾巴，是引誘我到廚房揩油去，嘿，不是作弄我的……」

這畢竟是妙想，現實的却是慣常在飢腸轆轆時，十二分難過的嗅到廚里一陣又一陣的飄來誘人的氣味，有些好像烤肉那縷香，打從鼻頭直透心田的一刻，比之美人兒從身邊傳過來那陣馨香更叫人心動，就是有些燻的濃郁中少不了腥味的，也使得五臟六腑傾扎而鬧翻似的，終極會垂下串串的口水；此外，即使平淡的炒油菜那一門，家庭主婦也手勢熟練的炒絲絲菜根香，是挺值得嘴嚼的一種世味，當然包括也算平淡的煮飯工夫也足夠失業當中在半飢餓狀態的安哥嗅到夠，嗅到好似注射過麻醉針的覺得渾身酥軟無感覺了。

「可不是嗎，有工做時，拿到工錢便打算怎樣花錢過美好的生活，連泡碗的清菜淡飯是怎樣味道也不曉得。如今，失業了，過着半飢半飽的日子，才嗅到青菜淡飯是香噴噴的，俗語說得好：肚飽不知肚餓難，一點也不會是花話。」

像有人拍着胳膊說出安哥的心里話，是的，早知今日弄到這地步，幹嗎在有工作時候亂花錢，過那所謂自由自在的王老五生活，呃呃，這正應了所謂「生病的當兒才知道平日健康保養的應該」，健康的生活到底不是金錢買得到的呀！

「嘿，你真是個書獃子，失業一年半載便怕餓飯……」

「對的，安哥，你我都是光棍一條，天生光棍，天養光棍，祇要不是年中九年旱，那怕光棍不會有萌芽的一天，說不定發出枝枝葉葉。」

「安哥，別長嗟短嘆，還是到外邊走走去散散心好吧！一天到晚睡在樓板上餵臭蟲餵個飽，難道你不覺得難過？」

「……………」

安哥揉揉澀眼，眼下却看不到那班規勸甚麼話的老友記，老友記他們都是王老五之流，對人對事總是「樂天」的一派，時刻都告誡安哥不要悲觀失望，好像剛剛失業的當兒，他們要到雲頂賭場發財去。當然，安哥也在被邀之列，他安哥呢，認為賭錢不一定會贏，這就是說，賭輸了，在失業當中實在是一筆負數，不是好玩的，但，他不想作為藉口推辭不跟着大隊人馬去，祇好借故：

「去那邊嗎，誰也知道要賭錢的，偏偏要結領帶，要穿峇迪襯衣才准進場，我呀，從來不曉得結領帶是怎的一回事，峇迪襯衣麼，更是與我無緣，所以，我不想去發財！」

「你真是個書獃子，不懂得結領帶或者不想扮個斯文相的結結領帶，那你穿起一件峇迪襯衣便當便當，便可施施然進場，關甚麼無緣與有緣。」

「峇迪襯衣與我無緣的緣故是：它印得斑斑駁駁，那些花草禽獸的圖案，簡直使人眼花撩亂，不講究圖案的，那又似畫家筆下的調色板，不像是人穿着的，除非穿着的人甘願被畫花嘴臉——嘴臉畫花了不是一件好事。」

「噲，書獃子終究是書獃子，你呀，放眼瞧瞧，時下不管是男是女，哪個不穿峇迪襯衣，就算你不想去雲頂賭場發財，也該買便一件長袖的峇迪襯衣，倘若是碰到有甚麼喜慶大場面要參加的，偏偏你不懂得結領帶，那你穿上長袖的峇迪襯衣便可派上用場充闊了！到時你才知道不算是給人畫花嘴臉，而扮相正是入鄉隨俗……」

「我對它無緣，我覺得它俗不可耐！」

「到底它俗還是你俗？你放眼瞧瞧……」

安哥真的放眼瞧瞧，瞧到的却是掛在壁板上的一件長袖峇迪襯衣。是長袖峇迪襯衣，是那趟拗不過老友記邀請，他安哥才半推半就買了它穿上去雲頂賭場，事有湊巧，在白濛濛的雲堆里，在早晨有點叫人牙關打震的寒意里，穿上長袖峇迪襯衣的安哥，單單搖吃角子老虎機，已好幾趟搖出

橫排三個 B A R 字，撈了好一大把角子，真箇是滿載而歸的呢。

「峇迪襯衣的好處是——是王老五的恩物。」

雲頂回來時，忘記了哪一個老友記給不管是長袖或短袖的峇迪襯衣下了一頓註釋，那是說，單身一條的王老五，當然沒有「內助」替他洗衣熨衣，推而至當身邊那份洗衣錢沒着落時，祇要把它一過冷水關，吊個半天讓它陰乾便行。有時呢，倘若對它有急着派用場又不便等泡過冷水關等陰乾那段時間，那要調點廉價香水和冷水噴噴它，它又可在大庭廣衆跟人論「色水」的了。這法子，據說是打從歡場女郎應付日常的單調衣着而至「即洗即起」的洗衣店的廣告所感召得來的。是否確實，他安哥沒有根究過，祇覺得一些單色的衣着，最礙眼也必需勤於洗滌的是領上的汗漬，而斑斑駁駁的峇迪襯衣似乎穿一輩子也沒有這點礙眼的……

眼下，安哥瞧不到有壁虎搖擺尾巴的影子，祇有那件長袖峇迪襯衣給風微微的吹動，好像說，安哥是安哥，到底不算是個書獃子了，買了這件長袖峇迪襯衣不怕畫花嘴臉了，穿着起來也飄飄然，時髦十足了。

是的，那一趟碰上老同學小陳結婚的喜慶大場面，他安哥穿着這件長袖峇迪襯衣才覺不失禮，就算跟穿大衣結領帶的人們並排坐也大方呢！更奇怪的，多少識與不識的人都對他叫句安哥，可見得身份不同了。另一面所看得到的，男男女女穿着這些峇迪襯衣的確很多很多，這些時興衣着多穿幾趟，也多看幾眼，自然會漸漸的不覺得礙眼的了。

也是穿着這件長袖峇迪襯衣以後的日子，有一趟，安哥碰上一個好像面熟也似陌生的人，在一個宴會場外跟他打起招呼來：

「是你——安哥很久不見，你還認識我嗎？你老兄跟上時代潮流了，穿長袖峇迪襯衣了，來來，閒話少說，恕我失禮，今晚小兒結婚宴客，事前不知你的地址，所以沒發請柬給你。好了，正應了俗話甚麼的『相請不如偶遇』，請進去喝一杯喜酒吧。」

進場了，也是奇怪的，有不少人似乎認識他的叫安哥前，安哥後，就



是你——安哥很久不見，你還認識我嗎，你老兄跟上時代潮流了，穿
長袖峇迪襯衣了……」

是請坐下時，同桌的人也有微微點頭稱呼安哥的。

「真奇怪！」安哥在納罕，「是他們真的認識我，抑是冒認，錯認？難道是這件斑斑駁駁的長袖襯衣亂了他們的視線，致錯認了對象？嘿，真奇怪！」

在這樣的尷尬場面之下，他只好把自己形容做被拉伋拉進來了，絕不敢向座上任何一個人客請益尊姓大名，但不時從俗的微微點頭也露點笑容。當然哪，在這尷尬場面會有點坐得不舒服的樣子。不舒服也吧，既然給請進來，一定要吃個飽，飲個够，算是救濟救濟安哥失業半飽的日子，也是天造地設的好事，不吃飽，不飲够，反而對不起這大排場的主人盛意。是的，這是相當大的排場，他安哥沒有勇氣站起身去算算多少席數，但在坐得不舒服的一段時間里，留心看到前後左右被請坐的人客，很多都是坐下就坐下，對於左左右右的人們都不大相熟似的，總是跟他安哥那樣從俗的微微點頭也露點笑容。往下去，給主人家四方八面請進來的，當然有不少是「關係人物」坐在一起大講大笑，尤其是一道菜上桌時，便有點像山芭佬餵豬時飼料一倒到盆里所見肥豬搶吃樣的醜態，管不了認識不認識，民以食為天的了。

「嘿，我怎會被請，我看到的人客沒半個面熟的……」

安哥一逕在肚里咕嚕着。兀的，有一支手從後面拍拍他的胳膊，他回頭看看，才知道是玩攝影的老三，老三隨口問問：

「你來喝喜酒？」

安哥點點頭，頓了頓也反問：

「你來攝影？」

「我是不請自來的一一不速之客。」

這下子，還沒有飲個够的安哥，忽的從耳根紅起而至臉頰，幸好燈光不大明亮，使到別人似乎要揭穿他的窘態那份自卑感足足遮掩了一半。是的，他壓根兒不想老三曉得他是被拉伋樣給拉進來的，拉進來硬着頭皮吃

個飽，飲個够，那還好意思當衆宣揚的呢。

僅僅一瞬間，老三跟他安哥咬耳根：

「吃我們這門飯的，不請來做個不速之客，是『搵食』之道，祇要看准哪里的喜慶場面沒有自備攝影的人，也沒有同道中人爭飯吃的，我們就登場亮『相』，也跟這場面的主人打個招呼道達真『相』，當然哪，十有九趟是一『拍』即成——我的不請自來『成』了。唔唔，吃我們這門不請自來的飯有祕訣的：臉皮要厚，腳力要好……好了，我要獵取鏡頭了，改天我要跟你談個痛快，成嗎？」

隔天，老三真的登門拜訪時，他安哥還沒把自己被拉攏進場的窘態說個仔細，油嘴慣了的老三倒像開門見山那樣說三話四：

「這世界嘛，喜慶場面的主人花錢似乎滿不在乎的，只要場面熱鬧，洋溢着够體面的氣氛，……那就連爸爸姓甚名誰也不管了，你只管留意的瞧瞧，那些作牛飲狀的門酒客，常常有些裝蒜的，私下把斟滿一杯的酒傾注到痰盂里去，我的天呀，三四十塊錢的一瓶酒祇斟三杯……只要飲勝的聲浪够震……震破耳膜，不，不，我還是形容做『發聾振聵』才對，為的是一瓶酒的酒稅也不少的呀！」

「那你是個酒客，你有過在這些場面里盡點納稅人的義務嗎？」

「噯，安哥，你說的不明白，你指我有把酒傾注到痰盂里去，抑是逢場作興的來一杯？」

「是逢場作興的。」安哥却忽的改口：「是被主人家請飲的。」

「哈哈，我們『搵食』要緊，那里會坐在一起作牛飲，但許多時，主人情重的敬我一杯，碰巧我的酒量是打從做了這門『不請自來的不速客』之後，已漸漸的練得飲一杯也面不改容，也每每盛情難却的照飲，更會有盛情的主人家在『留席』的席上邀我涮一頓，但我『混食』要緊，又去夜總會和舞廳打遊擊去了。」

「你這個不請自來的不速客，那可算是社會上的特種人物，特種『混

食』職業。」

「嗨，嗨，安哥，不是我得罪你，你參加喜慶的場面不會多，所見的奇人奇事就不會多了，讓我說給你聽吧，凡是場面愈大愈熱鬧的宴會，可以說總是少不了除掉我們『混食』的不請自來不速客之外，還常常有另一類白撞進場的不請自來的不速客，那是『混食』，必要搞清楚，『混食』跟我們『混食』的不能同樣看法。那是說，「混食」的不只有一個、兩個、有三個……我們穿插慣這些喜慶場面，很容易指認得出，尤其是有些地區混集着三山五嶽的大漢，由一個、兩個、三個……漸漸的盤踞了一桌……是主人家要熱鬧，場面要够體面，氣氛要好，愈高呼飲勝愈高興，這樣，所有不請自來的不速客，都是「既來之，則安之」，而且是杯杯落肚不會傾注到痰盂里去的豪飲客呢！」

安哥聽了這一段話，足足呆了一陣子，是的，那一晚他被請進場，是主人歡喜過度的錯認了對象？抑是有意拉攏進場湊湊熱鬧？他安哥經老三的分析便得到一個概念：在這喜慶的大場面里，主人要熱鬧，要面子，是合情合理的；而捧場趁熱鬧，當然是非親即戚的人物，可以說，這些人物是個個面熟的，但不一定個個親自登場參加，那是說，某人沒空來捧場，說不定派個至親的或心腹人物做代表，這至親的或心腹人物不一定是主人所面熟的，挺多是當進場時說一聲「我的爸爸沒空而派我來的」，或者是……是連自道來意也來不及的被擠進場里去，去呀，去呀，主人要熱鬧，要面子……

「有一回，」老三說開了，「那熱鬧的場面跟所有熱鬧的場面一樣，人客愈來愈多，愈多……愈多就秩序亂了，主人是跟所有要熱鬧，要面子……的主人一樣團團轉，眼看席位不够分配了，要添一桌……又一桌……添的是半面熟的，可能是哪一門親戚的代表，或者是未常謀面的後輩，比如是世侄，是同宗兄弟……呵呵，你聽過麼，酒能亂性，是亂性那就不可收拾了，別怕，別怕，那當兒正是酒酣耳熱……竟有些酒客借酒放言，說

什麼……我們在場外的一班兄弟要一瓶……瓶酒，他們是沒進來捧場的，要孝敬……識相的，乖乖送到場外，要不，怪不得我們在場外的 一 班 兄 弟……」

「主人在當場怎樣應付？」安哥有點愕然，而且有意表白自己也是「搵食」的一份子，「我假如也有一班兄弟……」

「笑話。」老三現身說法，「難道主人還會把每個場外的人像點名式的點名，還請問尊姓大名？是哪一門親故？是代表誰的……難道要把熱鬧場面鬧到不歡而散，難道要打電話召馬打車（警車）來……這是一場熱鬧，歡歡喜喜的熱鬧……即使你是個當場的主人，為面子好過，你也會乖乖的去送一兩瓶酒到場外消災消災……這也是真真實實的常常發生的場內場外事故，象你這個白撞似的『混食』客，如果說是像一般不請自來的不速客，已算是挺挺斯文的『混食』人物，除非你有意酗酒鬧事，那你就是算一百巴仙的『混食』好客，是經常被歡迎之列的人客，跟白撞的白撞，跟不請自來的不速之客身份無關……你到底明白這『混食』的門路了嗎？你說的是哪一班兄弟？笑話，我相信你是個初出茅廬的『混食』份子，多溫幾次便熟了……」

安哥像初為人媳婦在翁姑面前那末怯羞的點點頭。

「祇是有幾點，是我混這些場面得來的心得，」老三似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說：「要在這些場面『混食』嗎？是你們『混食』的『混食』，跟我的『混食』有些差異的，所以要記着：第一，一定要穿着得够體面，即使不穿大衣結領帶，也最少要穿一件時髦的長袖峇迪襯衣；第二，場面愈大愈够鬼『混』，大場面『混』進去，萬無一失的給人識穿你是阿貓阿狗或者是代表阿貓阿狗的，因為祇要場面熱鬧，往往阿貓阿狗甚至僅僅一面相識的也在被請之列；第三，跟主人家而至迎賓的人物打招呼，必要適可而止，或者最好在人頭湧湧時一起擠進場最適當；第四，在席上以扮啞巴為最相宜，為的是跟左右的人扳親道故便很容易露出馬腳……總

之，你安哥已隨俗浮沉的穿起了長袖的峇迪襯衣，今後可不愁『混食』門路了。碰到我老三嗎，我瞧到你這件長袖峇迪襯衣也心照不宣了，唔唔，這件『混食』的長袖峇迪襯衣保管你穿起來不會再挨餓，而且還有美酒供你『飲勝』的呢！你安哥做得對，跟上潮流，穿上這長袖峇迪襯衣……」

「那……我跟他們是陌生的，怎曉得我的名字，而安哥前，安哥後呢？」

「哦哦，是你安哥的名字起得好像紅毛話的 Uncle。安哥前，安哥後，也許像是普通的稱呼你做阿叔阿伯，或者是姑丈，姨丈，舅父……這應了唐人話的所謂，『不倫不類』的安哥呢，當時，可能是冒認的呀。錯認……」

停停。

「還有，還有，」老三臨別贈言，「有錢人家有的是錢，有喜慶時要大場面，要面子，大飲大食的熱鬧一頓，使你有機會吃個飽，飲個够，還有呢，有錢人家家里辦喪事，只要你混進去守喪，去送殯，一樣的有大吃大喝的熱鬧場面，這些場面爲了表示不寒酸失禮，你也不妨穿着長袖峇迪襯衣混進去，但要記着千萬不要在酒酣耳熱時高呼飲勝，咳咳，這古古怪怪的社會，告訴你安哥，不愁『混食』的……」

那天，老三登門拜訪的一席話，偶爾斷斷續續的回憶又回憶，他安哥的五臟六腑不會再作反，最低限度不會嗅到廚房里住戶燒飯煮菜時那陣陣刺激食慾的味道那樣難受，難受到吞口水也不下咽時，他安哥唯一的應付辦法，往往是奪門而出，遠遠的走離廚房去……走離廚房去的日子，打從那趟被邀請「混食」一頓之後，也經過老三的登門拜訪道達「混食」來意，他安哥不再逃避食慾的刺激，反而是面對够刺激的長袖峇迪襯衣……這長袖峇迪襯衣做了俗話所形容的所謂「衣食父母」，一點也不算是誇張的話。

事實呢！單靠漫無目的的衝場白撞去「混食」，許多時不會被老三形

容做「不愁」甚麼的，比如說，有些酒樓所擺設的筵席場面雖大，但不是一個主人包全場的，那是三幾家請客的各踞一角。這些驟看似大的場面，最好不要「混」進去，因為，每家所請的客當然不多，不多的客當然面熟的，豈容不請自來的不速之客白撞，有的還設有「宴客名單」的點卯呢！此外，有些大場面，好像所謂「慶讚中元」，好像甚麼樣的慶功宴，那就要望而却步，不能去「混食」的了。

「唉，」安哥有愁是往肚里唧咕的：「喜慶大排筵席嗎，多數是揀個俗人俗例的好日子。你也揀，他也揀，也往往堆擠在星期六呀星期天……這樣，叫不請自來的不速客吃一兩晚飽的，往後又要過挨餓的日子了，怎不愁呢，真是事非經過不知難！老三嗎，他『搵食』的門路還有夜總會，還有舞廳……那就自然不愁了！」

他安哥呆呆的瞪着天花板，無意中又發現對他搖擺尾巴的壁虎還貼在桁角間。它可能也是失業沒事乾，像他安哥自己那樣困頓在房間，這也許應了俗話說什麼「望天打罌」的吧，要不，它也預備去做不請自來的不速之客呢！這年頭，豈是連壁虎也學了做人的道理，學乖了，乖乖的跟他安哥自己看齊……。

陡的，那壁虎瞄准眼前的獵物而在一晃間攫過去便中飽了食慾，使得安哥剛剛有過的甚麼想像和假設也化爲烏有了。眼前，却是得到壁虎「混食」的啓示：伺機而動才能生存的呀。唔，對了，想起了，那天看到一家新開張的大商行，是頂够面子的大商行，商行門外堆滿了花籃，商行內也堆滿了花籃也掛滿了錦旗。自然，登門恭賀的賓客也堆滿了整間大商行，自然，也是人手一杯酒呀汽水之類飲品，也許是雞尾酒會，也許是自助餐……總是既飽且醉的，難怪堆滿了花花綠綠的人，堆滿是够體面的笑容，滿是笑容的大場面挺熱鬧……。

「這也是『混食』的另一條門路，」安哥想得可笑，「至少今後不會再有吃一兩晚飽的往後又要過挨餓的日子了……至少這門路不會像到酒樓

去找沒把握的場面那樣渺茫，可不是嗎，大商行的開張，愈是大的，報紙里出的特刊就更大，憑那些大特刊去登門『混食』，實在是易如反掌……只要伺機而動，是不愁生存門路……祇要穿起那件長袖峇迪襯衣……。」

這下子，他安哥真的想去對壁虎親熱一番，表示感激牠的啓示，可惜這小爬蟲生來就是鬼鬼祟祟慣了的，一見人影蠢動便急急的不領情溜遠了。

掛在壁板上的長袖峇迪襯衣，在活似微微笑的情緒下讓微風吹動又吹動。

「哦，今晚是星期六，該是出動『混食』的辰光了。」

他安哥霍的起身，打算沖個涼便可施施然上酒樓找「混食」門路去，但也很快的想到這件長袖峇迪襯衣已穿着好些日子沒有泡過冷水關了，大概會有點「人情」味的，究不如趁這刻尚有一兩個鐘頭可拖的一段時間，把它泡泡冷水等待陰乾是好的，也來得及的，於是，想到做到的把它拿下……

想不到拿下來的長袖峇迪襯衣，在斑斑駁駁的花色掩映下，安哥竟發覺襟前破了一個洞。呀，對了，是那一晚在筵席上夾了一塊滑脫脫的海參滑跌在襟前，偏偏忘記在回來後泡泡冷水。這可叫壁虎呀夜遊蟲之類做了難得的揩油對象，自然，非破洞不可！唉，沒有「內助」穿針引綫縫補，又是唯一的一件「衣食父母」的衣……唉！

更想不到的，在這焦急的情緒下，竟有一只夜遊蟲膽敢在樓板上的舊報紙堆中爬出來，爬得很慢，好像有意顯示破洞上的油漬吃得太飽了，而且，那些布料又不易消化，究不如下次拜託他安哥做做好事，好好的打包一些可口的……這堆舊報紙可做打包……

安哥順手拿起一疊報紙去打拍這可惡的夜遊蟲。打拍不着，却打落手里一張已過時的大商行的開張特刊，竟發覺有雙色套印部份，是可以剪下來「貼補」長袖峇迪襯衣襟前的破洞確算得上是「天衣無縫」的。

「這趟，」安哥着力的打拍自己的髀肉了，「這趟，失業也不再愁會捱餓了，真的，有了可靠的『衣食父母』，我要申請這『貼補』的發明權

了！這『貼補』的發明可使沒有『內助』的王老五加強了生活意念的呢！」

不曉得躲到哪個角落里的壁虎，很快的叫了幾聲「唧唧」應和，聽去，是有意邀功的成份居多。



雲深不知處

個子高也肥臃的大姨媽最早到了機場。她雙手挽着兩件有相當重量的手提行李，導至她走起路來給人從背後會錯認是南極的企鵝。像這樣的累贅，動另一個因素，是她做女孩時曾經纏過雙腳，到了換朝後才解放的雙腳，比肉粽大不了多少，所以，她自覺走路不大方便，加上年紀大了，勉強多走些時便氣噓氣喘，不得已時便找個地方坐下來。

坐下來的大姨媽，頓時似個練習西洋拳擊的充氣袋，好容易給人家遠遠便瞧得出，決不會比遺失行李那麼簡單。

這刻天色還是濛濛光，人們已陸續像螞蟥要鑽甜頭的龐集起來，來的不管是旅客和送行的，祇要是行李在手便得到腳伏的笑臉相迎。旅行社職員則着眼在隊伍里的行李，是否已綁紮妥善可辨認的有色布條，然後便經航空公司的個別櫃檯職員查對護照，才讓行李經由x光透視和過磅很快的便由輸送帶運到機艙去。

儘管旅行的隊伍有二三十人，但除了一小部份結伴的有說有笑之外，其他的人，除非在旅行社洽商事務時見過一兩面而點點頭的，則誰也不曉得張三或李四是同行的，祇有大姨媽的特別樣相顯現過人們的視線後，就在夜里做夢也會夢見，差的是叫不出她的名字吧了。

「阿婆，你是去美國？」一個中年的女人搭訕。

「唔。」大姨媽怕生也要認熟的從喉里應應。

「你早早便到？」

「唔，年老咯，行動不方便，早點到不會趕急，趕急我趕不來……走也走不起……」

大姨媽邊說邊去理理稀疏的白頭髮。理呀理的，後腦勺那塊玳瑁假髻

差些給推到頭頂，這才發覺髮夾不對勁而摘下來扭緊扭緊。

「你這末老邁，」中年女人關心起來，掀掀眉頭，「怎可以出國，千山萬水……」

「就是咯，起初我買不到飛機票，話說要醫生紙。後來，我去找醫生，醫生證明我有輕微心臟病，給我隨身帶了藥丸，也有醫生處方證明可買的藥丸的紙，以便我到處憑紙看醫生也買藥。這是萬全之策，多少大富翁出國都備有這手策略哪！醫生還吩咐我不要過份勞動，不要太過刺激……」

「幹嗎你家里没人來送行，幫幫你提行李。」

「行李嗎，二十公斤的限額行李，我特意交旅行社代勞了，家里人送行麼，簡直是廢話，要上學的，天還沒亮便要整裝出門；要上班的，非睡到八點半給鬧鐘催醒才匆忙洗臉……新的一代懶慣了呢……我想，你家的還好，送行的家人多多，真是一家不知一家事……」

「對對，送我行的，有的是我的子侄，姐妹……甚至上班的兒女我也催醒……開車子來。」

大姨媽隨聲笑指着面前的一些人，漸漸的，像在街頭習見一樣情景：祇要有幾個人聚在一起時，不難在短短一段時間里，好奇的人便愈聚來愈多……而這刻多的是同行出國的長途伙伴，正好聚集起來認識認識這位大姨媽的呢。

可是，人多了起來，大姨媽反而不好意思多說閒話，便一自把手探到唐裝衫的右邊大襟里去，探呀摸的得不到要得的東西，才改轉心意去打開掛在肩頭的女人手袋，這麼着，經一頓左翻右查也不得要領，於是，在失望的情緒下抖起大氣來：

「咳！」

不遠處有一位老伯替她着急，輕輕的對旁人說：

「這位老婆婆也許忘記了護照和飛機票帶在身邊，這趟可麻煩了。」

「你是個沒出過國門的麼？」另一個矮矮瘦瘦的老伯執言了。「參加

行的，每個人准許帶的二十公斤行李，大都早已由旅行社辦理，難道旅行社的職員不會隨手也收取護照呀飛機票。唔唔，你不用担心，我和她的護照和飛機票……目前萬無一失……等下旅行社的職員會認人分派妥當！」。

聽的人一聽到旅行社甚麼的便無話可說，就在有人點頭稱是之際，她媽媽才把舌頭舔到唇邊，然後猛吞口水。

「咳咳，我那些命根似的紅烟找不到了！」

提起了她視作命根的紅烟，有人聽不懂是甚麼東西，有人聽懂的笑她十歲人生活在大城市里還要吸紅烟，吸紅烟的又曉得乘飛機飄洋過海遠十萬八千里外，真是有趣的老太婆，跟不上時代的老太婆。於是，看不眼的便義務地拿出一包香烟遞過去：

「這位婆婆還是抽一根香烟吧。」

「哦，多謝多謝，香烟我抽不得，抽不得，一抽就咳嗽，痰多……我紅烟抽了大半世了，平時嗎，我有空便一根一根的捲起來藏在扁扁塑膠盒身便抽吸。這趟嗎，我買了四面包庄的紅烟三幾十包，鄰居的人笑我去舊山唐人街開紅烟店，也有人說，那邊唐人街一樣有紅烟賣，帶去是多餘，累贅的，更有人笑我想教會準備探望的兒子種下吸紅烟的根……笑，管是笑，根是有的，種不種根是後話，總之，這三幾十包的紅烟是我的根，唉唉，都是自己老糊塗，這些命根不應該統統放在二十公斤的行李里去，包括扁扁的塑膠盒里捲好了的。唉唉，這也是趕早打疊行李之……。」

停停。

「現在找不到命根也不算遲。」她打開荷包也拿出鈔票，笑着笑着：就請在場的小弟弟，或者小妹妹，唔唔，在這裡的小店攤替我買三幾包烟頂頂癮，行嗎？本來，我自己親身去揀買心愛的牌子才够味，但，請家不要笑我老太婆龍鍾，我老太婆有一趟送朋友的機，在多餘的時間內

同親友東走西走，看這看那，噯唷，乘飛機的親友一樣不識紅毛話，更不識有燈光示意飛機飛行的時間表，這就幾乎誤了班機，說說這不怕羞的笑話，敢請識紅毛話也行走得快的小弟弟呀小妹妹去幫幫忙……」

「嘻嘻，笑話真是笑話。」最初跟她搭訕的中年女人插口：「阿婆，我王嫂可以幫你的忙，那是說你兩手提起的行李，難道不想打開來查查看，老人家記憶差，說不定就在那些行李里。」

「不會的，不會的，我大姨媽今年雖是八十多歲人，但，記憶絕不會差，好像我可以隨便跟你講起七八十年前的人事。罷了，罷了，不妨跟你們說：我這兩件行李是馬來羶，蝦米，江魚仔，鹹魚，榴槤糕，豬肉乾，豬肉絲……是土產，是我的兒子在家里吃慣而在舊金山唐人街不容易買到的……這也是鄰居的人笑我去開雜貨店的東西……」

話一歇口，奇怪的，看熱鬧的人群當中，不不，是這程遠渡重洋直衝雲霄的未來旅途同伴，竟有三三兩兩的互相打眼色也交頭接耳。

——喂，我帶的不會比她老太婆說的簡單，統統裝在二十公斤的行李包裡了。

——那……那老太婆的二十公斤行李包，大概也是裝滿了那些貨色，哈哈，她這趟在舊金山唐人街開不成雜貨店，也可以在唐人街頭擺攤子。

——我的行李包里裝的東西，比她說的多了上好的咖啡粉……我的女兒挺心愛的……她呀，在家里沖泡的袋子破了漏出渣來呱呱叫，這趟，物離鄉貴，恐怕沖泡起連渣也咀嚼才够味的呢。

——我有的是上好的咖喱粉……我的孩子是咖喱大王，我還特意買一個冰壺藏了幾斤指天椒噯。

——……

一言，一語，長的，短的，似乎無傷大雅的漸漸說得大聲起來。祇是，應老太婆聲請去代勞買紅烟的少男少女都沒有一個，其間，曾自動敬老太婆抽香烟那位先生又自告奮勇甚麼的了。

「我姓魏的不是誇口嘍人，我進進出出飛機場，好像家庭主婦入廚房一樣：輕易舉步，次數也多多。可是，大大小小的各種形式的商店也見過，却没有發現已算挺挺落伍的紅烟擺賣。好吧，我還記得坡底有些地方的路邊攤子有賣的，我可以叫我的家人立即駕車去替你代勞，敬老嘛，值得值得。」

「魏先生，你我一面相識，怎可以這樣勞煩勞煩，實實在在過意不去！我嗎，挺多忍受二三十個鐘頭的吊癮可到舊金山了，斷斷不會像鴉片仙癮起時，呃呃，失禮的口水呀鼻涕一齊淌濕衫襟……」

「不過，」有個滿臉皺紋却搽粉搽得像亞過的牆那末不掩醜的的老娘拿出香烟來，更是在一笑之下，臉上的粉幾乎剝落了：「魏先生勸你吸的香烟，未必使到阿婆你吸得順喉，但我現在敬你一枝美國香烟，味道的確不同，包你一吸就像你的孩子一樣：上美國癮不思家，而且樣樣美國好。我蘇絲李吸美國烟認為挺過癮……你試試。」

大姨媽笑一下表示心領謝，而想要試試着家人駕車到坡底代勞買紅烟的魏先生，正想舉手命令駕車的當時，萬萬料不到機場的播音室播出美國的珍寶機要飛了，要旅客準備上機。

就在這一刻，有人幫忙大姨媽提行李，有人為大姨媽的行脚扶持助穩，賺得她老人家聲聲稱謝遇到好人的呢。那份洋溢在眉宇間的情感在時間上調節得最融和的一忽，她大姨媽一掀起肥臃的屁股便不禁『呀』的一聲，似是又驚又喜，身邊的人也愕然。噲，原來她赫然發現自己過份飽滿的屁股，竟然把裝滿捲好了的紅烟塑膠盒坐壓癟了，那似令人幾乎不可能相信的小事，自然引得大家笑嘻嘻也守秩序的魚貫步上機艙去。

可笑的大姨媽頭一趟坐飛機，剛剛說過替她在手提行李包里找紅烟的王嫂，更是義不容辭的從座位頭頂的小小燈光里找到位子的號數，那兩件手提行李也一起替她塞到頭頂的行李格里去。

「你們個個都是好人，樂於助人的好人，包括好好的王嫂呀魏先生



旅客紛紛提行李上機，也幫肥臃的大姨媽忙，大姨媽說「你們個個都是好人，樂於助人的好人……」

還有紅毛名的甚麼纒絲纒絲的……不要執怪，不識紅毛話吃虧，失禮的！好了，好了，現在我已安坐下來，命根似的紅烟也有了，我要先抽一根烟過過癮了個把兩個鐘頭的烟癮。」

坐在機艙旁邊座位的魏先生一聽到要過烟癮的便起立發言：

「瞧瞧，眼前打出的燈光有一行紅毛字，是說不准抽烟的，除非等到飛機起飛後，自當別論。」

「哎哎！」大姨媽歎了一口氣，「老年人到處碰壁：有一趟去戲院看電影，也有一趟搭巴士，我過烟癮時，好心人多關照我，說甚麼老婆婆呀不可抽烟，抽烟要罰款五百塊錢的，唉唉，想不到坐飛機也有這樣的嚴厲限制……唉唉，但願一到舊金山擺脫限制，到處都有抽烟的自由……」

突然有聲輕輕的橫過來：

「那邊太自由了，你的兒子自由慣了，也許已經吸白粉了。」

大家淡淡的笑笑應和。

基於無知的大姨媽也懵懵然隨和的聲聲笑：

「我嘩，從女兒身到老太婆的年齡，每逢過年過節，用麵粉呀米粉……那些白白的粉，白粉做糕餅時，粉的吸入鼻孔，不怕唬煞你，這些吸入的粉聚在磅里過磅，可跟我的孩子身體比重。那我倒不怕舊金山的孩子吸白粉。」

那個曾因說話而幾乎剝落半臉脂粉的老娘，登時有聲有氣的側過頭去：

「你的孩子吸白粉，那就枉你騰雲駕霧的去尋他。」

另一個中年婦人王嫂也並肩回答，答得僅使到大家隱隱約約聽得入耳：

「老人家懂得甚麼白粉呀黑粉，大家別再聲起聲落吵着旁人吧，這里是飛機的客艙，不是賣魚肉呀瓜菜的巴刹……」

「噉，王嫂你，」大姨媽的口氣重了點，「你配管得上我，我吃鹽比你吃米多着呢，像你啊，你，你，你帶去美國的東西，虧得你不曾想想，跟着經過千山萬水去讀書的兒女，他日是會成龍成鳳的，既然花得上一大

筆讀書呀生活費，就應該……應該……哼哼，像你這種吱喳婆，買的帶的是有尾無頭的江魚仔，鼻屎那麼大的蝦米，香爐灰似的咖啡粉……我啦，我揀選廖內的麻蝦乾，買丹老鹹魚，泗水咖啡枳的咖啡……人離鄉賤，物離鄉貴，貴賤之差，要有分寸……」

兀的，機艙里響起了播音機聲，大姨媽意識到可能是警告噤哩呱啦說話的，但，自己不懂得紅毛話，問問坐在機艙旁邊的魏先生，魏先生一心一意向窗外望，經那個老娘的轉口代問，想不到魏先生答非所問：

「哦哦，我正在面向窗外透視過眼雲烟……」

說的覺得有點文縐縐叫對方聽不懂的便轉口氣：

「播音機說的是飛機已經起飛了，大家注意扣好座位身邊的安全帶……呀呀，瞧哪，眼前不准吸煙的燈光也熄了，抽煙可以過癮了。還有，要聽音樂的可拿出耳機把播音掣塞入座位旁邊……」

大姨媽真的笑嘻嘻去吸她的紅煙，然後，輕輕的問：

「這位魏先生是去美國做生意的嗎？」

「不是的。」有個老太婆在咬耳根：「剛剛在候機時，聽他對送行的親友表示，是關於在美國留學的兒子，太不成話了，那是說，在兩三年內結婚離婚已三次了，等同兒嬉！所以，他姓魏的這趟要親自把兒子拉拉扯扯攬回來，好歹在這個老地方配一門親，這正可落地生根，生養傳宗接代的香爐躉囉。」

「哦！」大姨媽將信將疑，「外國的……碧眼金髮的……真是這末，『沙里弄蟲』（亂來）麼？如果碰到我發起雌威來，我會當捉到的蟑螂從頭拔起一直連腸也抽出才算。」

「怕的不是這麼簡單可處決一件婚姻大事，我自己在這趟帶了大批使兒子心愛的土產，好像馬來羶、咖啡粉……一大堆，一大堆，不外是想買得兒子的歡心，希望兒子好好的讀書，畢業回來，回來成家立業，也要像他爸爸的說，說甚麼學以致用，用以盡一份公民責任……」咬耳根的老太

說得有理。

王嫂聽到不能不想講講時，大姨媽索性側過半個身去攔阻，同樣咬耳的樣子：

「你講的我聽到，聽到，我跟你一樣，我一直担心我的兒子在外搞亂。當年，我的兒子出門時，好鄰居就訕笑過我，笑我『賣大丁』（入贅，好好的大丁賣給碧眼金髮的，而且，一賣便賣斷了祖宗。早知有這麼一天，何必眼前花一大筆學費呀生活費。好鄰居還笑我，如果想一個碧眼金髮的媳婦，大可以就地取材，總算有一杯媳婦茶飲……」

「哎喲，睬，」王嫂這刻表露了心意，「你大姨媽真是白晝見鬼，撈鬼，在家里鬼話不通，成甚麼話！」

「算咯，算咯。」大姨媽急急口掣止，「我老的，面對面有個兒子，年抱抱孫，做人的心願如此如此，一旦賣大丁到千山萬水以外，叫我老怎不牽腸掛肚。有這麼的亂愛，我老的何不抓緊那筆大費用在手，不用，我這個老的要風得風，要雨得雨。要做善長仁翁，多丟一些錢到四面方去，那我老的名字響到半天高也不難，何必花在兒子身上。」

王嫂點點頭，就趁勢說自己心想意到的：

「大姨媽……你的兒子未必會這麼壞，壞到對你不起。我家的呢，不的說，他以爲外國樣樣都好，好在月兒更亮更大，也更容易賺大錢，賺錢的說，說是寄錢回來奉養父母，易如手指罅漏出來。儘管他說得天花墜，做父母的不是意以爲月兒亮不亮，大不大，而是一心一意培養兒子材，學成歸來，恕我頭腦舊的說，說是光宗耀祖……」

那個老娘聽了人家耳語聽到有點悶時，她便情不自禁打開化粧箱照照，更會不放心的補撲點粉，像有意無意對機艙旁的魏先生賣俏，魏先生是依然面向窗外透視過眼雲烟。

「女人終歸是女人」，撲粉的偏向大姨媽和王嫂那邊去。「我講也聽對答答，够了，够了，我也是個女人，我明白父母有愛子女之心，是天

性，但，有一種方言說的俗話，好像甚麼『仔大仔世界？』這，你們該承認兒女有兒女的一代，兒女有兒女的世界，不能永遠跟着父母這一輩的路綫和步伐走路的，就該說我的女兒吧，當年出國留學，好鄰居便直接了當的說古老的『女大不中留？』生長在這個地方，就嫁給這個地方的人罷了，好生會有早晚見見面的可能，何必讓她去外國留學，女兒家到外國去，說是，眼見十人之中，有九個變做……哎哎，說的道是花了錢把她嫁到關山萬里外，究不如學學俗話所謂『有女無地嫁，把她楔灶罈』好了，這是我跟別人的看法不盡同。這趟我出國，不是參加女兒的戴方帽子典禮，而是做紅鬚碧眼稱呼的丈母娘，我這個丈母娘特地買了挺呱呱的咖喱料子等等，俾在婚筵上給碧眼的嚕嚕咖喱呀，摩勞查渣（一種滲椰漿和番薯芋頭的甜粥）……使他們大享口福……我這個丈母娘也打算享福享福的了。」

說有福的抽上一根美國香烟。這種跟紅烟味差得多的嗅覺感受，頓時使大姨媽和其他不抽烟的嗆咳起來。

「有福，有福」，王嫂一邊咳一邊抑制着聲綫，「我隔鄰的丁姐有個女兒，好幾年前也是去外國讀書，讀呀讀的，學分得個零字，却得到一個紅鬚碧眼的女婿，當時，她家倆老好生歡喜的乘飛機去參加婚禮，她倆老有沒有帶咖喱料之類去，我可不曉得。而那個女兒，新婚時是羅拔太太，第二年已是莊生太太，第三年或者是第二年尾，已算是約翰太太的了……打從第二年起，她倆老連千山萬水的來信也懶得拆看了，別說乘飛機去參加婚禮……呃呃，對不起，我是講講鄰居的事，不是有意趁勢把你扯在一起談的，因為，你剛剛說過的一番話挺通情達理，做人也挺挺開通……」

那個吸的一口美國烟向上一噴，再噴，接着是沉默。

意外的，大姨媽忍受得這烟味也引起了自己那口紅烟癮，然後，煞有介事插起嘴來：

「你鄰居丁姐的女兒，第一年結婚就犯了大忌，蘿蔔在這里是叫菜頭，菜頭怎會相守到白頭，難怪年年洞房換新郎。」

「在外國……」王嫂還有話說，「外國的新郎是早晚姓名不同的，大姨媽不識紅毛名是羅拔，拔牙的拔字音，並不是犯忌的菜頭呀蘿蔔。對不起，我不應在你女兒要結婚前講這些事，對不起，對不起。」

竟想不到一直面向窗外不拉下窗布遮陽光的魏先生當起中間人來：

「常說，女人說女人話，男人說男人話，女人說話吱吱喳喳，對不起。我打從在機場……直到上了機，聽你們吱吱喳喳……我可管不了，管不了女人的吱吱喳喳。祇是，聽到你們……你們都帶了不少食物。需知道，番邦有明文規定，那是不准旅客攜帶肉類入境的。到了目的地向關卡填表格時，你們便知道枉費做慈母的心機……」

話還沒歇口，幾個旅伴半信半疑，面面相覷，那是到底不知怎樣應付入口填關卡表那回事，正在交頭接耳的緊張的當兒，大姨媽却不慌不忙的較大聲直向魏先生那邊側頭過去：

「你呀，你魏先生除了挽着裝有幾件衣服的行李箱外，甚麼都沒有帶，便說些不中聽的番話唬唬女人……且住，我先請問你，現在飛機飛到甚麼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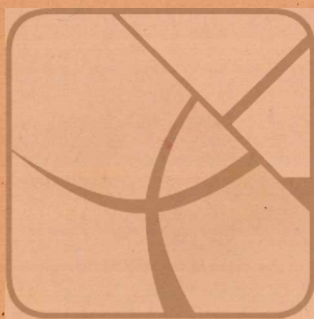
就在這刻，空中小姐忙着送來每客一份西餐，也順勢把座位靠背那片當茶枱用的板扳平了，但客餐還沒擺好的一忽，大姨媽便急的擺出一尊佛像，自然而然的急急唸起經來——這是她習慣面前的禮課。

所不慣的，是她唸不上幾句經甚麼的，便輕輕聲說心臟絞痛。也許是飛機愈飛愈高，高到好像飛到同溫層了，氣壓愈來愈對她有心臟病的老人愈有問題，便禁不住向坐在機艙旁的魏先生問問：

「現在飛機飛到甚麼地方？我想快快到舊金山……阿彌陀佛……」

一心只顧向窗外看白雲的魏先生，順勢撥撥窗簾想說句答話時，送客餐來的空中小姐一句話隨手橫過來：

「Excuse me！」



Jiyu



勝利書局

SHING LEE BOOK STORE

ISBN 9971 66 120 9